

朱舜水文选 明 朱之瑜 撰

●朱舜水文选目录

庚寅年陷难告天文（祷词）

上监国鲁王辞孝廉疏（疏）

吴霞舟先生惠诗（诗）

漫兴

钱塘

上长崎镇揭（揭）

致定西侯张公（书）

祭王侍郎文（一）（祭文）

上监国鲁王谢恩疏（疏）

安南供役纪事（专著）

祭王侍郎文（二）（祭文）

祭王侍郎文（三）

与完翁（杂帖）

答安东守约（书）

答安东守约

与安东守约

答安东守约杂问（答问）

与释独立（书）

阳九述略（专著）

答明石源助（书）

答释独立（六四）

送林道荣之东武序（序）

答林春信问（答问）

答源光国问先世缘由履历

答源光国杂问

与某（书）

与男大成

祭显考某府君文（祭文）

答小宅生顺（书）

答小宅生顺问（答问）

与安东守约（书）

与陈遵之

答黄德舍

答奥村庸礼

答王师吉

与诸孙男

与孙男毓仁

答野节问（答问）

附录

舜水先生行实（今井弘济、安积觉）

明故征君文恭先生碑阴（安积觉）

长崎祭舜水朱先生文（张斐）

祭朱先生文二（张斐）

祭朱先生文（安东守约）

朱舜水先生文集后序（安积觉）

●庚寅年陷难告天文（明永历四年、鲁监国五年庚寅三月初七日）

帝载亦有何奇，祇此赫赫明明，炤临下土；鬼神无所为德，要使愚夫愚妇，惕息严威。善恶之报反，则中人不劝；彭殤之权失，则天地不灵。

大明南直隶松江府恩贡生朱之瑜，原籍浙江余姚人；生无欺伪，念切痼瘵。自耻炎刘之多士，欣欣有新；宁为周室之顽民，皇皇雒邑。虽愧非才非艺，实亦无罪无辜。乃者身陷大泽，进退皆触网罗；今日舟荡洪波，前后都无畔岸。吐吞鲸穴，玩弄虎牙。之瑜一身不足惜，深明于「生寄死归」；刘文高等七人其何辜，乃使之为善蒙祸！保残贼而弃忠良，歼信义以长奸宄；窃恐降监乖而两仪敝、人心死而三纲绝矣！

李靖有言曰：『倘三问而不对，亦何神之有灵』！诚哉！是言也。三月初七日，焚香盥手，书附龙王水府诸神、值日功曹、符勒使者上达天听。倘之瑜获罪于天，伏乞立敕风雷倾舟破楫；船中无舵师、乏篙工，毋作此梦梦，罔有视听也！

●上监国鲁王辞孝廉疏（明永历四年、鲁监国五年庚寅）

伏以鹿鸣有咏，承筐用锡于周行；鹤唳不濡，称服贻讥于之子。祈重旁求之典，端隆光复之勳。臣之瑜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窃惟处士戒乎坏宝，谊主职在兴贤。臣靡奏略于灌鄆，旅成匡夏；胥说涉川而舟楫，奋伐胜周。孝友侯在中枢，武夫为宪万国。鄆侯位居第一，汗马非功；忠武绩在分三，运牛多术。房、杜洵开国之彦，宣、邺亦兴复之才；自非其人，何取轻畀。兹盖伏遇主上，知勇天锡，文武学成；挺出孔子之乡，驻蹕宋高之土。拊髀颇牧，熊罴未睹如云；侧席贤豪，邁轴犹艰就日：是岂印刳而莫予，抑缘竿滥而多

觴！臣之瑜才慚折綫，志慕請纓。祖父兄恩叨一品，必無臣虜之子；士農商業已三遷，豈猶康濟之英！卧榻起戈矛，知人之哲見矣；扣舷決生死，制勝之奇罔焉。止夢渡河而呼，捐糜應爾；未痛黃龍之飲，視息徒然！即使膚发自全，寧遂士人奇節！此猶國典，更切臣私。喪三載而未葬，日痛終堂之老母；聘七年而不娶，疑有去帷之生妻。洁己不廉，移忠非孝。（闕）在按臣思深風厲，非私桃李于公門；在主上念切匡時，當匯茅茹于上國。顧小臣尚無辭恩之例，何況書生；然一介猶嚴取與之文，敢承巨典！伏愿收回成命，別簡賢能！（闕）吁俊尊上帝（闕）。行將展敬園陵，庶揚眉于故國；恢宏志氣，毋洒泣于新亭。臣之瑜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封原旨，隨表繳進以聞。

●吳霞舟先生惠詩

孤生倚知己，飄泊謝浮名；自接瑶華贈，能禁白發生！八閩秋水闊，三楚曉雲橫；漫作山中約，歸耕向四明！

●漫興

遠逐徐生迹，移舟住別峰；遺書搜孔壁，仙路隔秦封。流水去無盡，故人何日逢？鄉書經歲達，離恨轉重重！

●錢塘

天際銀幡立，鷗夷怒未消；定知千載上，江水不生潮。

●上長崎鎮揭（明永曆五年、魯監國六年辛卯十月）

辛卯歲十月日，朱之瑜謹揭。

敝邑運當季世，奸貪無道，以致小民怨叛，天下喪于逆虜；使瑜蒙面喪心，取尊官如拾芥耳。然而不為者，以瑜祖父兄世叨科甲、世膺誥贈，何忍辨髮髡首、狐形豕狀以臣仇虜！然而不死者，瑜雖歷舉明經孝廉、三蒙征辟，因見天下大亂、君子道消，故力辭不就、不受君祿；而家有父母未襄之事，義不能許君以死。側聞貴國敦詩書而尚禮義，是以不謀家人，遁逃至此。不意來此七年，忧辱百端，無因一見閣下之玉顏。瑜意閣下巡方之任耳，其官則御史欽差、其職則管榷廉訪。既與大明通市，宜乎大明细大之情朝至而夕聞，乃猶難見如此；尚安望見貴國之執政大臣，尚安望貴國之王加禮遠人哉！古者君滅國亡，其卿大夫以及公子、卿大夫之子義可無死者，皆出奔他國；所至之國，待之者有五：太上則郊迎（秦穆公、楚庄王之于重耳），而賓之師之（湯之于伊尹、秦昭王之于范雎，隨在皆然，不能悉數）。其次則廩餼而臣之；畏彼之見討，則因而歸之（施伯之于管仲）；有罪，則逐之（季文子之于莒仆）；載在典冊，可稽而考也。未有不聞不見，听其自來自去者。倘貴國念忠義不可滅，慨而留之，亦止瑜而已；此外，更無一人可以比例。且瑜世守忠貞、家傳清白，讀周公、孔子之書，不識南蠻天主之教；況敝邑與南蠻遠去萬里，更無可疑

！若蒙收恤，瑜或农、或圃、或卖卜、或校书以餬其口（汉杨惲南山种豆、东陵侯邵平种瓜、齐世子法章灌园、严君平卖卜成都市、谢叠山卖卜洛阳桥、汉宗室刘向校书于天禄阁），可不烦阁下之廩饩。即四方观听者，宁不播扬而诵美；异日着之史书，一者全孤臣之节，一者增贵国之光。阁下何惮于瑜一人而必欲去之！贵国取与有义、辞让有礼，富而知方、仁而好勇：真洋洋乎大国之风也。既读书好古，岂不知「救灾恤邻」之道、保全忠义之方；特以通事年行诸司，畏法而自全、画地以相守！不知此虽小故，关系国家大体。阁下巡方大臣，职守大事；乃不能扬贵国之盛名，而反示四方以僻陋哉！

瑜碌碌无才，诚不足数。设使大明有慕义而来者，德如孔子、颜渊，胸罗锦绣、口吐珠玑，亦且没没于商贾之中，拒之使归乎？夫锦絺药饵、尊罍盘盂，大明之小物耳；贵国犹且重价以招徕之、专官以防察之；恐人之匿之也，则搜简而封职之，罗列于庭而看验之。验而中也，则飞递以上之。至于贤人君子，为国重宝；既不简搜、亦不看验，弃之如敝屣，置之不得死之地，亦独何哉！宋人宝燕石而弃美玉、郑人千金买椟而还人之珠，世犹以为笑；岂大国识监精明，而亦同于宋、郑之人取笑后世哉？

今瑜归路绝矣！瑜之师友三人，或阖室自焚、或赋诗临刑，无一存者矣！故敢冒死上书，惟阁下裁择而转达之执政：或使瑜暂留长崎，编管何所，以取进止；或附船往东京、交趾，以听后命。瑜之祖宗坟墓、家之爱子女，皆在故国；远托异域，岂不深悲！祇欲自全忠义，不得已耳。幸阁上哀怜而赐教之！瑜虽亡国之士，不敢自居于非礼，亦不敢待阁下以非礼；故端人賫书进上，非敢悖慢也。临楫可胜惶悚待命之至！

●致定西侯张公（明永历六年、鲁监国七年壬辰八月）

去秋，之瑜幼子至，知舟山被陷，藩台奉主上阻于外，宫眷及阖府自焚；可胜惊悼！太夫人惠哲着闻，耄耄之年罹此奇厄，真足大痛。犹幸藩台及将吏俱无恙，国耻家仇，正可竭力以图报雪。

逢人问讯，直至今年四月，于交趾路闻动定。即欲附厦门黄紫官船来奉慰，适为剧病所困。又闻国姓藩台师行无定，诚恐谒见无时。病躯委顿，故仍归日本。今杨监副力违群议，叩谒军前。奈瑜彼中受人所托，不终其事而弃去之，不祥；侵然诺，不信：中怀快怅耳。大约明年夏，从交趾觅便船过候；此时奉色笑于吴会，方快夙心。王完老五年起义，无限艰难。昨夜被难，临刑慷慨激烈，有志之士闻之，无不痛心挥涕。已遣小儿访其家眷着落，尚无回报。

瑜飘零异国，为江陈所负；止存一愁病之身，无可为藩台献者。培植数年，相去万里！今始有一言奉献藩台：得郡、得县，惟以得士为先。所称得士者，明古今、知兴废，直躬谏论，为藩台所「敬而事之」之人；非仅读书识字

，事藩台之人也。得士，则过失日闻，嘉言、嘉猷日进，以此收桑榆之效不远也。若止占望颜色、伺察喜怒，称大美而道盛德者，则非藩台今日之所急矣。惟留意而裁择之！

附定西侯来书

别后狡虏窥关，三路并至。不意荡胡以轻敌阵亡，虏骑遂得飞渡。不佞直堵吴淞，幸获全捷；而孤城授绝，死守十日，竟为所破。不佞阖门自焚，而全城被戮矣。奈败军之余，尚思卷土；但虑势力单弱，遂扬帆南下。正月已抵厦门，国姓公眷顾殷殷；近在整顿军营，明年三、四月必去舟山矣。

昨十一月内，杨月恒至营，方知台兄的耗，不胜欣慰。又辱佳惠远怀，更感高谊；谢谢。鄙怀缕缕，不尽欲言。

制通家侍生张名振拜。

●祭王侍郎文（一）（明永历八年、鲁监国九年甲午八月十三日）

按王翊，字完勳；慈谿人，徙居余姚。鲁王监国，翊与诸生王江同起兵海滨，应江上师。浙江不守，翊说黄斌卿攻宁波，不克。乃入四明山寨居之，有众万余；再破上虞，略天台、徇奉化、拔新昌，卒为清师所执。是时浙东山寨相望，翊号最强，义声着于远近。翊为人有智略，黄黎洲撰「四明山寨记」，推服甚至。

维大明永历八年岁次甲午，八月戊午朔，越十有三日庚午，知友朱之瑜谨以羔羊酒醴之奠，致祭于明故忠烈知友经略直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监察御史、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赠某諡某完翁王公之神暨附祭明故殉节先师礼部尚书、前广东广西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佾事霞翁吴公之神（自注：讳钟峦，号稚山；直隶无锡县籍，武进人。甲戌进士），明故殉节先师吏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卿、吏部考功文选清吏司郎中主事、刑部清吏司主事闻翁朱公之神（自注：讳永佑，别号爰启；直隶上海县人。甲戌进士）曰：辛卯年九月，瑜小子自舟山来，谓先生授命于七月二十六日。是瑜去舟山未盈月，而先生死矣；瑜遂以七月二十六祭先生也。去年是日为先生之家大祥，瑜以是日至日本，次日始得登陆。既已招魂于万里之外，而又逾其期；吾虞先生之来格也难矣，深用为忧。幸日本之闰为六月，于次月之日，始得陈牲酌酒而哭也。今正从日本来，得定西张侯台手书并先生就义之诗文读之，忠壮从容，乃心王室，先生之鬢眉翕张，生气栗烈恹然，如再见光仪也。诗四章，参错失次，或有其题而无其词、或有其词而无其题，瑜未敢举辞以就题也。八月十日、十一日，连有吊祭之文，则死非七月二十六日，而稚子之传说也明矣。然祭右良者有文而无叙，未知右良死之状、死之所、死之日也；于吊完勳之文而推之，完勳之死以七月十九，云先十七日，则右良被刑应在八月初六、七也

。复云右良先不佞去六日，似已知临刑之日在十二、三也。而十一日吊完勳，更不言次日临刑，终不知先生果于何日死也！无已，吾欲以十五日先生升逝之日。其日天空月霁，况先生之襟怀；而天下皆仰皆见，想先生之风采。然而不敢者，屈原之死以端阳，则薄海内外，咸投黍而祀之、扬旌鼓棹而招之；而先生之死以中秋，普天且为之饮食燕乐也。既已伤先生之志，而又乖天下忠良义士之心，故于十三日为位于交趾之旅邸，陈牲载酒而哭之。曰杀羔羊，其角如栗；爰列鸡豚，馐菽有飴。羔备卿大夫之义，而鸡德具虎臣之质；鹿能触而蟹有匡，鲤也鳞之介而豕之鬣也刚：是足以明先生之志，必不为先生之所吐也。先生之于朋友也，临风而祭；而瑜之朋友也，越国而招：其哀痛一也。先生乞得一金，易牲而奠；而瑜今日之祭虽不腆也，实备四国之物：其丰俭一心也。先生其来格也！

先生之诗，有『戎马待髫年』之句；先生之志则壮、气则果，而先生之心则无已矣。今辛、壬、癸、甲，先生生已四年矣；更十余年而先生之志足酬，但胡虏之运祚疑终，而百姓之倒悬难待。瑜之疾病已深，而四千之日月难延；其或不能须也，奈之何！即及其期矣，与先生两世之知，交臂相视，未必哑然一笑也。至乃鲁太夫人生事之资及先生之祖父母葬祭之籍，先生虽无有言，固不释瑜之心也。况白刃在颈，惟此为惓惓乎！瑜今日赤身徒手，无一足慰先生也。然先生知瑜之志，倘瑜之志足遂也，瑜之父母葬以礼，必不使先生之父母死者暴棺而露、生者并日而食，使先生齎志而歿，目不得瞑于九原之下也。且文丞相柴市之骨方归，而太夫人之丧同日来会；天之所以报忠臣也，宜无爽矣。但瑜病骨支离，十载不御女，而终年呕血。瑜之疾，其先生之疾也，知瑜之死在于几日？则瑜之父母、祖父母且无可奈何已，其又奈先生之父母、祖父母何哉！

言不尽意，楮不尽言；歆格之余，或能昭监。呜呼！尚飨。

●上监国鲁王谢恩疏（敕文并录）（明永历十一年、鲁监国十二年丁酉）

监国鲁王敕

监国鲁王敕谕贡生朱之瑜：昔宋相陈宜中托谕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讥之。盖时虽不可为，明圣贤大道者，当尽回天衡命之志；若翹然远去，天下事伊谁任乎！予国家运丁阳九，线脉犹存，重光可待。况祖宗功德不泯人心，中兴局面应远过于晋、宋。且今陕、蜀、黔、楚悉入版图，西粤久尊正朔；即闽、粤、江、浙，亦正在纷纭举动间。非若景炎之代，势处其穷；故宜中不复，亦不闻有命往召其还也。尔矫矫不折，远避忘家。阳武之椎，尚堪再试；终军之请，岂竟忘情！予梦寐求贤，延伫以待。兹特端敕召尔，可即言旋，前来佐予；恢兴事业，当资尔节义文章。毋安幸免，濡滞他邦！钦哉。特敕

。 监国鲁九年三月□□日。

奉敕特召恩贡生臣朱之瑜奏：为守礼殉节，谨陈始末缘由兼谢天恩事。

臣于崇祯十七年，蒙恩特征，不就。弘光元年复征，又不就；即授江西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监镇臣方国安军，复不拜。后闻台省交章论劾，大指论臣偃蹇不奉朝命，无人臣礼；臣即星夜逃避泖滨。及臣在舟山，铨臣、按臣见臣不肯任事，又见臣誓不降虏，万生一生，举臣孝廉；臣止之而不及，即当按臣前草表恳辞。后辅臣不知，拟旨云：『朱之瑜果否的系贡生，该部确察具奏』！辅臣与臣同里閤，其弟张玉堂与臣同入泮宫，岂不知臣之详？意盖有为耳。臣见此时事不可为，深自韬匿，绝不以前事上闻，非敢故为欺隐。辛卯年七月，预避虏难，从舟山复至安南。累年急欲归觐，多方未遂。每恨衣带之水，邈焉河汉！

去年委曲求济，方附一舟，意谓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陈衷曲。臣数年泖外经营，谓可得当以报朝廷；当与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奸人为梗，其船出至泖口，半月而不果行；复次安南，愤结欲绝。至本年正月十四日，日本船回，賚有主上监国鲁九年三月黄绫敕谕一道，特召臣还。臣以褻服不敢拜命，星夜草创处士巾衣，谨择十六吉日；又不敢以公所行礼，即于私寓恭设香案开读，叩头谢恩毕，钦此钦遵。臣此时已促装，拟于二十一日往暹罗，亦辗转以求达也。因暹罗更在西南，诚恐主上未察臣苦心，疑为营私背旨，故捧敕惊惧，即止不行。虽臣无「节义文章」之重，足副主上「梦寐延伫」之求；至于「犬马恋主」之诚、「回天衡命」之志，未尝一刻少弛也。静候夏间附船前去日本，复从日本方达思明。所以紆回其道者，臣之苦衷不便明言。庸人见臣如此，竟诋狂惑。

不意二月初三日，安南国王于该管衙门檄取一二知文识字之人，前去应一时之役。当涂喜得关要，中臣不念国体，遂将臣名开送，立逼登舟。众人不知，多为庆幸。臣与平日往还诸人，已作死别。初八日，至国王屯兵之所，曰外营沙。先见该艘，手致一书；随见国王，臣具一「钦奉敕书特召恩贡生顿首拜」名帖。臣屡被诏敕，在国家为征士，与寻常官员不同；何敢屈膝夷廷，以辱国典。故长揖不拜者，礼也。国王不知是礼，怒欲杀臣；臣挺然竟行就戮，毫无顾盼迟回。该艘令人往复劝谕，恳切详明；臣言愈逊，臣志愈坚。夜分不已，终无一字游移；次日辩折仍前，该艘云『好汉子』！十四日，复遣人来慰臣、怵臣，得臣一拜即止；臣对如初，但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已。至今十日，其怒未衰，忌臣者多料无生理。臣恐一时白刃加颈，不及拜疏陈情，谨将始末缘繇上尘宸听，臣即含笑入地矣。

所恨者，臣之幡然去国，迹似洁身。今谋之十年，方喜得当；意欲恢弘祖业，以酬君父，以佐劳臣。一旦乃为意外之事而死，不能上报太祖高皇帝以及主上，臣死有余责耳。至臣祖宗坟墓飘零，幼女高死忠、死孝，最为幽惨；此臣家事私情，不敢琐陈。谨将逐日问答、行略、书札，别录附闻，惟祈睿监！草莽之臣不谙章奏之体，罔知忌讳，死罪、死罪。臣拜疏后，静听一死，则无他说。昔苏武尚有一李陵为知己，臣之孤苦，何可胜言！十日之内，逐日杀人，莫不梟其首，从而斲肉菹肝。夷风惨刻，惟以张威示知草菅，使臣惊惧。臣死之后，骸骨无敢收取，自为鸱鸢犬豕之所阻嚼，臣亦不忧。伏愿主上为国爱身、为国爱人；励精旰食，虚己尊贤，选才任能，勿疑勿贰；直捣卢黄，勒勳长白；大拯陆沈之神州，修复久污之陵庙；始终弗替，君臣一心；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具疏称谢以闻。

监国鲁丁酉年二月十七日，恩贡生臣朱之瑜具。

奉敕特召恩贡生臣朱之瑜奏：为臣身被拘留，瞻言永号事。

臣与安南国王抗礼一事，已详具于二月十七日疏中。后二日，始以本事遣其心腹重臣就问；臣即据其来意，竭诚相答。遂尔欢然，大加赞赏。因关彼国机密，不敢闻奏。三月三日，遣人来试「坚确赋」。以后屡遣其文武戚属，就臣寓所虚心质问；随手批答，得答即喜。四月二十一日，臣闻客寓被盗席卷，衣襟俱空；谒归会安，十分称扬羡慕，或者夙憾已销。但国小气骄，学浅识陋；颇能拔萃于夜郎，不免观天而坐井。欲屈臣，则恐损其名望；欲就臣，则内惭其从官。甘心失人，安知礼士。是以辗转持疑，委难自决。至今尚未亲见，又未明言遣行；使臣目送归舟，血枯肠断。况资装俱竭，肘见履穿；僮仆遁逃，伶仃孤苦；肌肤憔悴，形容枯槁；遣日如岁。若至明年此日，诚恐鸡骨支离，久填沟壑。况能光辅主上，大业中兴。倘主上必不忍弃臣于外，乞敕藩臣明言索取，彼必不敢再复拘留。臣坐则意驰，行则忽忽不知其所往。率率草疏再陈，伏祈宸监！

监国鲁丁酉年五月二十七日，恩贡生朱之瑜具。

●安南供役纪事（明永历十一年、鲁监国十二年丁酉六月）

自叙

媿我中夏沦胥，外夷闰位；天既不赋瑜以定乱之略，瑜何忍复生其任运之心！是以逋播异邦，流离一十三载；间关瀚漭，茹荼百千万端；庶几天日再明、沈州复陆。乃忽有安南国王檄召区区相见之际，遂为千古臣节所关，不死不足以申礼；然徒死亦不足以明心，不得不亲至其廷，往返辩折。况瑜大讎未复，又何肯轻丧于沟渠！故不亢不挠，以礼譬。国王之识习局于褊浅，而才气频近高明；谗夫鴟张，极力煽其焰；元臣箝口，无或措一辞。独力支撑，四面业

射；逼勒有甚乎卫律，嗟叹无闻于李陵。虽十一日磨厉之锋，不敢轻试；而三百年养士之气，未得大伸。谨将逐日问答、行略、书札，录为一卷。芟其诸臣问难，嫌于繁冗也；隐其行间机务，为彼慎密也。子卿以奉使困饥雪窖、洪皓以迎请流递冷山，节烈尚矣！瑜则无所奉也，无所奉则不必记；然关于国也，关于国则不敢不记。因志之，曰「安南供役纪事」云尔。

一、该府于丁酉年正月二十九日奉国王缴，檄取识字之人；故压不发。至次月初三日一时，掩捕如擒寇虏。闽音「朱」与「周」近，误呼「周相公」；周述南手足无措，遂以后事嘱其妻子而后往。放归，如获更生。其势焰之慑人也如此。捕至，不言所以；久之，差官面试作诗写字。瑜不作诗，但书『朱之瑜，浙江余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国折柱缺维、天倾日丧，不甘薙发从虏，逃避贵邦。至今一十二年，捐坟墓、妻子。虏氛未灭，国族难归；溃毫忧焚，作诗无取！所供是实』。余人概不作诗，炤瑜具供，但小异耳；不知何解？

一、该府作色厉声恐吓之云：『此外更有何人通文理？速速报来！到上边去，说做不得』！诸人寂然。瑜抗辞答之云：『此是该府事；何人通文理、何人不通文理，该管者岂有不知。我岂知道！若上边觉察出来，自有承当；何与我事』！

一、该府令人看守，势同软监。瑜语之云：『此非一日之事，岂有不饮食之理！且我寓中，谁人炤管；应带行李，谁人收拾』？语塞，然后放归。随差班役，谕令居停伴守外，复差人竟夜游徼；瑜度必不能自脱，毫无贿嘱求免之意。此时即欲自裁，方不受其余辱；又念愚人无知，谓是惊惧而死；故须至彼死于国王之前，方得明白。亲友来送者，瑜已作死别。吕苏吾不解，根究其意；瑜虑其恐怖，别生枝节，遂更端其说。

一、两日内连往占上见翁仪簿及各该衙门仪簿署镇土王，用一「钦奉敕书特召恩贡生某」名帖；以下衙门，概不具刺。小官无知，坐瑜于别席；亦不与较。

一、初三夜半，方归。初四，晨去暮返。二鼓，促行；寓中行李不容收拾，即一纸别家之书亦冗不及写。本寓无人看管，亲友不敢受托；后致被盗，繇此也。

一、初五日，先至旱泥。各处差官齐集；夜半传发，惟传瑜一人，余人禁勿往。至彼，众差官俱坐定，不为礼，瑜竟入上坐。差官云：『茹主（犹华言「大王」也）征诸儒，如何议论』？瑜应声答云：『天子方得言「征」。大王即尽有东京土地，而中国尽复其位号，不过荒服一诸侯王耳；何敢言「征」』！差官点头曰：『派、派、派』（平声；犹华言「是、是、是」也）；连说八、九声。差官曰：『贡五与举人、进士孰大』？瑜料其意重在进士；先时，有

进士至彼，曾受其困辱。故迎机逆折之曰：『贵国不知科目之义，故云尔。贡士便是举人之别名，故称曰某科贡士；若贡生，便与举人、进士有分别矣。至于大小，则不在此论。我国朝初重贡；成、弘以后，单重甲科，谓之「两榜」。即如贡生，亦有不同：有选贡、有恩贡、有拔贡、有岁贡、有准贡例贡高下之不等。国初之制，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成均积分，累升率性堂。分数既满，优者入为宫、詹、坊、谕，劣者出为科、道谏官。又有税户人材、贤良方正、耆儒等名目，除授更优：郑湜起家为布政、严震释褐拜尚书；进士初授，或为县、佐、尉，似未得与之颉颃。惟成化朝以边储匮乏，许令博士弟子员及民间俊秀输粟入成均。后来积分之制遂废，始单重甲科；即有调停之者曰三途并用，终不胜甲科之贵矣』。或问取士法；答曰：『周官，卿大夫察举；而侯国贡之。天子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升之司徒曰俊士；然后考德而命爵、因能而授官，其制尚矣。汉朝以选举公车贴大经，十道得五为通；最为近古。故得人为最多，而经术之士重于朝廷。唐朝试士以甲赋律诗，始为雕虫小技；有志之士鄙之。宋朝试士以论策，此外各有明经、韬铃、宏辞、茂才等科。明朝以制义：第一场四书义三、经义四，合七篇；第二场论一首，诏、诰、表（内科一道）、判五道；三场策五道。乡试中式者为解元、经魁、举人，会试中式者为会元、会魁、进士。廷试策一道，磨勘进呈、台司读卷，天子标题。第一甲第一名为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第二甲、三甲为进士、同进士出身；多则四百名、少则三百名，国初亦有中一百名之时。子、午、卯、酉为乡试四科，辰、戌、丑、未为会试四科』。问曰：『既如此，如何有癸巳科状元』？曰：『此永乐以虏倣亲征，皇太子监国于南部、太孙监国于北京，避嫌不敢临轩策士，故迟廷试之期；原是壬辰科进士』。曰：『派、派、派』。旁一人曰：『太师真文武全才』！曰：『此因下问而奉告，不过古今掌故耳。若于书无所不读，而又知兵善用，方是文武全才；不肖安敢当此』！

一、初八日，至外营沙（安南音「陵甲」），为国王屯兵之所。见翁该艘，帖同前（该艘者，专管唐人及总理船只事务；以该伯为之）。

一、本日，投翁该艘书。

之瑜托身贵国，谊同庶人。庶人，召之役则住役，义也。但未谙相见大王之礼何如；承役而退，以不见为美。所为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亦义也。此两三国人之所观听，非细故也。之瑜出身自有本末；远不必言，近日新膺大明敕书特召，三国之人之所通知。若使仆仆参拜，倘大王明于斯义，必且笑之瑜为非人；惜身畏势，而轻褻大王，瑜罪何辞！若突然长揖不拜，虽甚足以明大王之大、之高；万一大王习见拜跪之常、未察不拜之是礼，逆见嗔怒，必万口同叱以和之。之瑜异国孤身，岂不立致奇祸？久闻阁下高明大度，通达国

体、晓畅事务；伏乞先为申明，然后敢见。之瑜此情，必无一人敢为传达；不得已，托之笺札，幸恕幸恕！即日，朱之瑜顿首载拜慎余。

一、该艘入启国王，即日命见。文武大臣尽集大门内右厢，其余侍班肃然，持刀环立者数千人；又非九宾见客，万目共注。奉命之人传呼迫促，瑜及门不趋，徐徐步入；侍班大喝，瑜不为动。见国王，立致一名帖；与前帖同，但前加「本年正月」四字、后加「顿首」二字。诸大老屏人面见，彼此不相为礼。

一、语同事翁斗曰：『见国王及该艘，从来无不拜之礼。今与公各班相见；我今日以生死争之，慎无随我以累公！先时欲言，恐公震怖；公若舍得死，则不拜可耳』。于是翁姓者先拜，瑜直立于旁。差官启事毕，来就瑜令拜，瑜作不解状；举侍班之仗于沙中划一「拜」字，瑜即借其仗于「拜」上加一「不」字。差官牵瑜袖按抑令拜，瑜挥而脱之。国王大怒，令长刀手押出西行。瑜毫无顾盼，挥手即行；语同行者曰：『尔辈何故随我！我此去，至好是下监。彼国监禁，公行需索，所费万端；我止办一死！尔辈已拜无事，不须随行；但远观之可也。若此去便杀，倒得干净』。因解身上鲜衣与之，惟整束旧衣同去；不知其赴该艘所也。

一、将相文武大臣通国震怒，谓瑜挟中国之势，欺陵小国；共启国王，誓必杀瑜。该艘共议，抵暮方归；同事者拜毕，瑜仍前一揖。因瑜外江人，随发医官黎仕魁家；令黎医官委曲劝谕，云『不拜，则祸不测』！答云：『瑜只身至此，岂敢抗大王；顾诚不可拜，又不敢畏威越礼』！是夜往复再三，夜分不已。云『不拜，则必杀无疑。此间杀人极惨酷，何不自爱至此』！同行者俱极力排诋；瑜劳倦已极，厉声答云：『前日从会安来，与亲友俱作死别，非至此方拌一死！今日守礼而死，含笑入地矣；何必多言』！黎亦愤亦怜；乃云『既坚意如此，再不必言』。遂复该艘。

一、次日，黎明而起。自取其牖下水，洗沐更衣，撮土向北拜辞讫。俟天明，余人尽起；将家事嘱托陆五：『卖寓中所有之物，还弥左卫门银四十两八钱、寓主权兵术房租银三十两；余者与汝作盘费。带来衣服行李，尽付苏五吕。□内楼供奉敕书，拜上仔细收好，带至日本；待家下有人来，附去』。嘱毕，对黎医官云：『我，大明征士也。此国家百八十年来未举之旷典，公应不解征士为何名。我于崇祯十七年、弘光元年前后被征二次，不就。四月间，即授副使兼兵部郎中，监方国安军四十八万；复不拜。后以虏变，逋逃至此。谊不可拜王，是以不拜。我来外国十三年，即梦寐中不漏一字；所随童仆俱非家乡带来，故各处交游无一人知者。今日死矣，不得不一言。我死后，乞公至会安与外江诸友一言以明之。死后科尔辈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题曰「明征君朱某

之墓」』。

一、交趾通国大怒，磨厉以须；即中国之人，无不交口唾骂。平素往还亲昵者，或随机下石以求媚、或缩朒寒蝉以避祸；即有二、三人不相攻诋，然无或敢评隲一语者。惟日本诸人，啧啧称奇耳。本日有李姓字耀浦者适至，该艘迎谓之曰：『不信世间有如此狂人』！李云：『未识其人；一见方知此必有故矣！所对之言甚直；空谷之音，此人而已』。该艘复呼瑜，面问「征士」云何？且云：『言语不明白，授纸笔令写』。瑜即写：『崇祯十七年被征，不就；弘光元年复征，又不就。第三次竟除授江西等处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监荆国公方国安军；复不拜。于是阁部、勳镇、科道等官交章论劾之瑜偃蹇不奉朝命，无人臣礼；章甫上，瑜即星夜遁逃海滨。数月不见缇骑，已后遂有逆虏之变。之瑜不别家人，只身前来日本已十三年、至贵国已十二年，受苦不可尽言；岂敢以藐藐之身骄傲大王，自取杀身之祸哉！今大王不察不拜之是礼，赫然震怒，瑜又何言！杀之可也，监禁可也，拘留可也；顾独不可拜耳。本年正月，钦奉监国鲁王敕书，别有眷黄；不再赘』。瑜或书或语，谈笑而道，了无惊怖之色。该艘回顾其妻曰：『好汉子』！

一、本日至次日，国王五次密密差人至会安察访事实；隔别前后差人，不许会同。幸诸人无一至该府家，计无所施。

一、大小官员纷然问难，逐日踵相接也。其来者直入攻瑜，绝不及于同事者；同事者因得乘机逸去。其后习以为常，竟远避以伺之，瑜始为孤注矣；归则让瑜云：『随口应附，同他混帐。何必根极理要，与之往复周旋；终日唇枯舌燥，那有如许精神』！瑜佯谢之曰：『已喻』。然来者必接以礼、答者必竭其诚如故也。一日，有一下僚年少意颇自矜，偕数人来；其人已再至矣。问曰：『天根月窟，先生解来』！曰：『我不知』（我音「岛」，大王及尊者自称之词）！曰：『如何不知』？曰：『不知便不知，却又有个如何！你不知中国之大，学问之深如海一般，故曰「学海」（你音「迷」，呼最贱者之辞）。中国书籍之多，汗牛充栋，五车不足道也；岂能尽读！况去家十三年，目不睹书史；韦编久绝，弦手生疏』。其人改容谢之曰：『小可未达其理，唯愿先生明解，以开茅塞；不敢问难』！曰：『问难何妨。邵尧夫、程夫子托名引喻，固自不知；即如李太白诗「朝游三山、夕憩五岳」，此亦可解乎』？旁一人治历局者私咎之曰：『见渠倨傲无礼，故拒绝之。一曰「韦编」、一曰「邵程」一曰「诗」，岂是不知』！其人固请之；答曰：『河图、洛书，方位各居；先天、后天，无缺无余』。又曰：『上下四旁、左右前后，少多配合，各得其九。四九六六，盈城花柳』。其人喜曰：『果是不知』！治历者曰：『一八为九，二七为九，三六、四五皆九；岂非三十六宫』？于是逡巡而退。

一、十四日，该艘又复差官谕意；瑜引韦祖思拜夏主赫连勃勃，勃勃怒而杀之为比。差官沈吟不信；寻史书与看，将书复该艘。复来索前所写者再写一纸；瑜不写，但复云：『大王偶得一士人到此，不能与之商略天下国家之大务，而顾屑屑于「拜跪」之间；窃恐闻之远方，有以窥大王之深也！以大王下士，千古美名。美名不居，而必责瑜之一拜；拜毕，人谁知之！孰与美名传之天下后世之为大乎？瑜守礼而死，死无所恨；乞高明亮之』！其末，大书「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十数而已。

一、同时又一文官至，写云：『太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识人事乎』？曰：『不肖寡学薄识，乌足以知天文、地理！至于三才之实理实事，稍稍窃闻一、二。大王尽礼而来教，必能佐大王国家之大务；若不循理而强以威逼，不肖延显待戮，更无他说也』。本官咋舌而去。前此来者多称「先生」，瑜答云「足下」、自称曰「我」（安南音「岛」。「岛」者国王与上人自尊之辞，犹华言「本部」、「本院」也）；因其人称「太师」，瑜自称曰「不肖」。已后无不称「太师」，自称曰「小子」、「小可」；惟介弟一人称瑜曰「尊师」，自称曰「小某」。

一、该府闻其事，勃然大怒；立时登舟来至外营沙见国王，欲重贿奥援，期必杀瑜以快其志。适国王以他事差人相遇于顺化，去营沙咫尺矣；因有紧急事务，星夜促回，计不得行。及完事，星行来至，往返又复数日；议礼已定，无可下手，衔恨不绝。可见死生有命，非人谋之所得施也。

一、自十五已后，各官来见者礼貌隆重，如见其国王及尊官之礼，止于不拜耳。该府泊舟河下，逐日亲见；无可如何，敢怒而不敢言。因黎医官作通事，言语亦不明辨；大凡问答，俱用书写。写毕，即将去复王；可见俱从王所差来。或将原纸送还，或竟持去。前来刺探者，时时不绝。瑜去家十余年，久绝欢笑。至是，同事及从行莫不怪瑜舛错，无可告诉，抑且嗟叹诋毁之声不绝于耳、怨怒之色时接于目；不得已，逢人便笑，了无忧疑。先是，闻彼国载籍杳然，未有印证，死不得白；旋知其国多书，便可畅意抒发矣。

一、十七日，草疏已就，封附王凤。酬对之外，别无他事；惟有整衿危坐，且夕俟命。

一、前所差人，十八日尽来；回复察访无所得，无可借以为名。

一、十日之内，逐日杀人于瑜寓西。莫不先枭其首，次将骨肉为齑，筋骸、肠胃抛撒满场，以致乌鸢、犬豕竞来就食；血染泥沙，肉饱异类；夷风惨刻，惟以张威。其意不过使瑜惊惧耳。

一、国王虽不知大义，然颇好名；既无名色，不便擅杀。十九日，遂致一书，令瑜仕于其国，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陈平在汉而汉兴」等语。是日即答

之，余意错见于答书之中。

复安南国王书

猥辱元臣赉领翰札，捧緘面读，一再至三。虽中间字义句语多系安南国书，与中夏自不同文；然前后词旨明白，洞然俱晓。愧之瑜无德无才，岂敢自比鹰扬之哲、六出之英！至于康济阜安之略、尧舜君民之怀，居恒诵习，未见施为。若夫识时在乎俊杰，多端奖借，无一敢承！

窃闻大王超世之姿，动合于道。往年处分诸事，有德有礼；古之贤王，何以过之！近以承命执役，来此旬日，灼知中夜求衣、旰日忘食，简明机务、精勤训练；于以削平大憝，铭勳复辟，在于指顾间已。若所谓「用兵之妙在乎军形」，古无其词，或者师心而独造；愚所未喻，未敢曲意以相徇。夫军形者，就刺料、简练、处舍、收藏而言耳；是即所谓军实，而非用兵之妙也。用兵之妙，太上以名，声次之、情次之，形斯下矣；至于形见势拙，此又其最下者也。即曰形之，敌必从之；此正敌不知其所攻、不知其所守，徒因我多方诿误，以为进退、以为防御耳。虚虚实实，变化生心；示之以形，非真有形之可见也。今大王复讎雪耻之师，真义兵也；正之即为名、扬之即为声、通于众志即为情。彼之百姓，身居涂炭；自应前歌后舞以迎王师。若不自量而来战，则亦角摧而崩尔；何必料简军实、五围倍攻而后克哉！

然其善之善者，则在乎用贤。即举来谕所云太公、陈平，瑜虽未敢当其任，窃得借以发明其说。太公，殷之老也；何以周得之而王？陈平，魏之产也，亦尝事魏与楚矣；何以去楚适汉，楚、魏随之以亡？可见天生英哲，既锡之以神明迈种之才，必资之以感愤豪壮之气；何能与陨箨共腐而流沫同消哉！不北走胡，必南走越矣。幸大王加意周谏，毋使其外资敌国也！以大王天授异才，得贤而辅，内归万姓、外展故土，则有拱揖指麾而治耳。若瑜既非其人，亦无其志。徒以天祸明室，遁逃贵邦；苟全性命，别无他图。如曰中华丧乱，遂欲委质于贵国；皇天后土，实监此心！大王不以无礼诛之，而复以此伤义士之志，是犹与于杀之矣！倘异日者天厌夷德，神孙良翰愤发敌愆，扫欃枪、靖胡虏，瑜藉大王之灵遄归桑梓，获陪下士之班；当竭其力内佐大明，以其余者外匡贵国，所为两利而俱存者此也。举贵国携贰之端、降封之故，昌言于朝，致圣主明见万里；使贵国世修藩维、岁贡终王，宁不贤于瑜之謁蹶贵邦哉！「诗」曰『永以为好』，其斯之谓与！

承命裁答，草率不文；未请国讳，统希原亮！即日，朱之瑜顿首再拜。

一、二十日，代国王答书（别见）。

一、即日拜仪部，彼国之宰相也。元勳硕德，如文璐公；然年八十余，庞眉皓发。瑜用一单名帖如前；彼用两手升于顶，见必披发加帽，合掌上举过其

额。黎云：『斯礼至尊而无以加矣』。然其大老元臣俱甚谦谨，即前之欲杀瑜者；所谓「食桑葚，怀好音」也。

一、试「坚确赋」。三月初三日，郁郁枯坐；偶以不入耳之声，浊乱神思。适国王遣人写一「确」字来问；余意其风之也，聊举坚确、的确、确论等为解。遂将「坚确」为题，令余作赋。赋曰：

岁在丁酉三月上巳，余以执役王家，来兹广漠之野。丛枯谷茂（寓侧修竹尽枯死，维穀荣茂，彼神丛转辗相假，故云然），非修禊之兰亭；流清湍激（寓南浊流迅驶），怀万壑之泠泠。块然环堵之中，匏也茅茨之下；异桃李之芳园，奚文章之相假！形凄影其，何对月兮三人！己独人皆，存流风乎一我。乃有白叟龙钟，踟蹰踟蹰；抱持乐器，就坐檐隅。方跗空中，一角直矗；拳匏外向，孤弦内腹。弹拨难调，非丝非竹；齿疏泪浥，疑歌疑哭：不足以陶我神情，适足以扰我慎独！忽逸兴之遄飞，慕觥筹兮相逐。饭蔬水兮愆期，况流觞而听肉；身枯槁兮神驰，蹇芳兰兮川谷。

于焉有客外至，是非问奇；书掌布画，「确」字谨持。余乃举「说文」而解义，考证据兮纷披；志意坚确兮不忒，话言明确兮罔移。于是言笑燕燕，乞赋乞诗：诗题「确论」，意不支离；赋志「坚确」，不竞支辞。朱子肃襟危坐而答曰：呜呼噫嘻，客何为而及乎此也？确乎确乎，学力所成；微乎微乎，析理斯精。确则繇坚而致，坚不能并确而陈；坚之蔽固、固之蔽陋，而确不与，固陋兮为邻。历百年而非故，忽嬗代而非新。道同德媿，麾之不去；身处倾危，招之不亲。非晰精微于观火，曷能当震撼而凝神！涅之缁之，莫污其白；磨焉磷焉，孰漓其淳！硿硿者，其象乎？硿硿者，言必信、行不果；确然者，言不期而自无游行，行不期而自无偏颇。硿硿者，其质乎？硿硿者，保护之而仅完、击剥之而旋缺；确然者，是非眩之而益明、东西冲之而不决。然则其贞乎？贞固足以任事，终不渝而始不谅；意者其真乎？质与实而无伪，诚与一而皆当。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吾以探确之源，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吾以定确之理，澄之不清、淆之不浊。吾游夫确定之神，逝者如斯而未尝往，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吾又莫测夫确之底里，往来冲冲，允执其中；不忧不惑，清醒自得。求之古人，郭林宗、申屠蟠庭几近之。林宗确乎不拔，为世宗师；申屠免于评论，超卓之姿。若夫信之不笃、守之不善，几何不如韦而如脂。然而所未至者，毋意毋必，与世推移；变变化化，圣不可知。盖可权者与之深造，而至诚者能化之根基；既已历善信而充实，盍亦繇光辉几圣神而孳孳？乃所愿者，时中之君子；措之仕止，久速而咸宜。

大明遗民朱之瑜鲁屿甫赋于交趾国外营沙之旅次。

一、李姓者，累次谕令取家眷，该艘要造府第。答云：『去家十三年，绝

无婢妾，何有家眷！瑜役毕告归，必不留此；甲第何为！初五日，忽致供给。瑜力辞之；该艘谕云：『再辞不便，某亦不敢代启；第受之无忧也！』次月，瑜先期往辞；该艘力禀止（今按次月疑当作次日）。

一、榜示文武大小臣工。

中国之儒，大要有二：其一曰学士，多识前言往行，而行谊或有未至；汉诏所谓「淹通坟、典，博学宏辞」是也。其一曰贤士，端务修身行己，而文采或有不足；汉诏所谓「贤良方正，孝弟力田」是也。二者罕能兼之；有能兼之者，仁义礼智积于中、恭敬温文发乎外，斯诚国家之至宝而圣帝明王之上珍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是故食禄万钟而不为丰、后车十乘而不为侈、衮衣黼黻章已不为华、尚父仲父尊已不为过。何也？道尊德盛，当之而无媿色。君臣之间一德一心，都俞喜起；斯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若夫天下无道，则卷而怀之，或耕或陶、或钓或筑，无往不可；盖未有贬损以徇人者。

近以中国丧乱，天崩地裂；逆虏干常，率土腥秽。远人义不当死，欲隐无所。闻丘文庄公云：『安南、朝鲜，知礼之国』。是以遁逃至此；太公、伯夷尝居东海、北海以待天下，非创也。今贵国不能嘉惠远人，斯亦已矣。奈何贵贱诸君来此，或有问相者；问非所宜，终不知为褻客。夫相士、星士，何足比数四民；九流之中，最为下品。较之德义之儒，不但天地悬绝，亦且如白黑、水火全全相反。远人业已至此，贵国轻之、褻之，将如足下何；但义所不当出耳。使他人闻之，谓贵国为绝不知读书之旨也；况能尊贤敬士乎？即如天文、地理，其精者不过技术之士，亦非圣贤大学之道、治国平天下之经。而贵国读「三国演义」、「封臣」等记信为实，然勤勤问此，譬犹舍金玉而宝瓦砾、芟嘉禾而养莠稗也；亦甚失「取舍」之义矣。又云天文非臣子之所得问，亦非远人之所敢言；已后幸勿再及！

四月初吉，大明遗民朱之瑜白。

一、留札存案。

四月初六日，不知是何官职，来问古文中义理。因居停黎先生传说不便，索纸笔写「植橘柚于玄朔，蒂华藕于修陵」二句问义。答云：『橘植于南方；其性畏寒，过准则化而为枳。华藕者，芙蕖也；即今之荷花。若栽于高冈之上，岂能荣茂！二语总言托非其所』。来官写云：『好，好！』又问「折若木而闭蒙泛」及「鸢飞戾天」一节，书义敷衍条畅，大悦称诵；复云：『安南解释甚朴略』。答曰：『朴略不妨，只恐全然不是耳！』黎云：『此公极好学，家有多书』。余问云：『尊府古书多否？』答曰：『少少足备观览』。余问「通监纲目」、「前、后汉」、「二十一史」、「史记」、「文献通考」、「

纪事本末」、「潜确类书」、焚书藏书及「古文奇赏」、「鸿藻」等书；答云：『俱有；惟「鸿藻」无有』。余言：『安南无书，远人离家十三年不见书史，生疏极矣；如此甚好，改日斗胆借二部来看，以消岑寂』。复顾船主汪二官、黎先生笑语云：『如此，便不孤苦了』！来官复写云：『小某敢请尊师到贱家，以助一乐』！余亦允诺，因雨未往。初八日，该府忽令汪二官来索此纸，不知何故；后一、二日开船回去，竟不附还。该府索不知书，此等解释又绝非所好；讨去一看，竟尔带回，此中必有深意。若徐庶之母自误其身，可监也。恐久而遗忘，故书此以志其颠末云。

四月十三日，朱之瑜谨记。

一、介弟至；国王闻之，谓黎医官云：『这是大人、大才学、大学问；伊小子晓得甚么，如何敢至其所！有此大胆，伊又章密道理、章密臭货』（章密者，华言「不识」也；臭货者，华言「羞耻」也）！

一、瑜疑「大人」之说，似未释然。往问其亲昵张医官；云：『无之。尝对吾等欢喜称道，曰「高人」。我不知其胸中。但去问的，无有不知。这见高得紧的人，我安南自然没有；便是大明如此人者，恐怕也少。毫无纤芥之嫌』！是日张执礼甚谦，而称谓甚尊；即向之攘臂怒骂、首欲杀瑜者也。

一、四月二十一日，辞别国王书（先一日，以「小学」诸书来问，因及之）。名帖同前，辞谢。

大王阁下：

恭闻治平之本，敦学为先；即使时有战争，亦必兼资文武。汉世祖投戈讲艺、息马论文，大业中兴，独光近古；魏武帝手尝横槊、髀不离鞍，犹谓春夏读书、秋冬射猎。故知讲读之道，乃是君国之经；卿士亦然，岂惟人主（因国王言武将不必读书，故云然）！吕子明中年涉学，遂取荆州；杜元凯左氏癖耽，终平吴国。博陆精忠浴日，无术貽后世之讥；莱公骏烈撑天，读传取益州之谄：是则贤相良将，咸贵习礼知书。况乎成方挟奸、恒阴昌邑，藉非经术，何以稽疑！在乎作新，自然丕变。昨者讲求遗典，必将养育时髦；于是人文化成，教兴俗厚，洵千古贤王之盛业而万代流闻之美名也。瑜谓五经、三史、七国、六朝，尚可从容俟诸异日；或词旨深奥、或问学渊源，或纵横捭阖以矜奇、或月露风雪而揆藻，下学上达，近里攸宜。详观目录诸书，偶见「小学」一部，汇往哲传心之秘，乃初学入德之门；倘是十竹斋所鐫、粤陈选所注，最为善本，洵是国珍。致君显亲，言言金石；敬身明伦，字字著龟。若使立教于国中，必多利益于君上。但列「孝经」，或乖训诂；迨夫「忠经合刻」，益是书贾所为，语不雅驯、义多舛驳。缘是马融纂辑，原非先圣遗经。然欲立言，必须考行。马融为南郡太守，尚且狼藉赃私。其书窜东阁奎章，岂能感发诚敬；固

宜斥绝，勿秽文林！

能感无限依依，数言代别。即日，之瑜顿首再拜。

一、瑜归至会安寓中，盗窃罄空；视舌虽存，瞻貂已弊。苍头远逝，黔突难炊，色甚惨淡。亲友确言是居停所为，显有证据。然形迹可疑者二：锁钥交于寓主，今套锁直入，一也；先日有书言无人看寓，是夕失盗，二也。瑜一概不究；但遗摄镇土王云：『寓主父子前后远出经营，单遗一妇看家，鞭短何能及马；盗贼洞知虚实，张灯竟夜搜罗。顾惟黄卷攸存，更有青毡仍在』（诸物俱空，遗失一毡；故举此为笑耳）。绝不及居停一字，复为申解；诸人笑以为痴。后事发，竟与寓主无涉；诸人方才嗟叹，谓非常人所能。

一、瑜辞王而归，各官不及知。归后，文武百官无不倾心思慕。该艘差人竞来传说，誉之每过其实，不敢自举其辞；咸冀再往而不可得。然初时皆欲杀瑜，后则各相敬爱，无一人自异。向之乘机下石者咸相惊诧，以为异事；维时鸱鸢无伍，不得不化而为鸠。至于识者，犹憎匡术之眼尔。

一、代安南国王书。

盖闻圣哲必因时以建功，贤智贵正名而戡乱；乘机遘会，溉釜同袍。慨我遭家不造，以致遗国多艰。先王之塚子，幽之于别宫；蠡贼之宗盟，宠之以重任。牛骨五具，读前史而兴悲；蜜水一盂，岂在今而罔恤！此有志之所切齿而义士之所抚心也。

恭惟某官胸罗今古，掌握风雷；上马击贼徒，下马草露布。文事则雍容牺象，武备则首足莱夷；真命世之逸才、匡时之俊杰。抚兹社稷丘墟、民人涂炭，伪世之篡窃四世，舂陵之举事几人！即或守雌而伏，自当愤发为雄；乃者审敌观变，似图一举百全。比得秘函，不禁手頰。知某官惓惓为国，切切勤王；国祚灵长，臣民胥庆。梁国反周为唐，汾阳歼安诛史；方之今日，岂让古人！但何无忌酷似其舅，刘下邳岂非人豪！凡我同盟，咸宜共奋！某动众兴师，矢公非富；幸群公之协赞，励率土之同仇。与子偕行，无敢或后；登坛誓众，竞欲争先。乘兹敌忾之诚，立奏中兴之绩；靖彼睡麴之卧榻，完兹无缺之金瓯。某（□）出奇制胜，彼备多则力分；某官内扰外援，敌防此则失彼；虏聚目中，功成指顾。使旗常铭翼辅之勳，乾坤正忠义之气。列土分茅，锡圭奠卣；光荣增于祖考，福泽流于子孙；岂非大丈夫之伟烈而奇男子之愉快哉！

倥偬军务，草率裁械；会晤非遥，瞻言有日。

又节略：

盖忠孝者，天下之大节；而篡逆者，千古之罪魁。故凡含生负气之伦，莫不共明斯义。

某人者，地实寒微，心怀泉豸。厮养牧圉，尚不类于汧渭之秦非；怙宠矜

功，遂自比于逐戎之襄仲。

晋阳兴甲，本不为臣子之美名；而台城誓师，正不忍于君父之幽逼。

狐冗城而姑息，城其隳矣；鼠近器而弗投，器可全乎？

祖父子孙，世济其恶；封豕狼羆，日长其残。

久假不归，乌知非有！凌迟罔恤，振古所无。使斯民不知三统之义，实乃杀万姓之心。

续书尾附

自六月初三日拜书之后，连日呕血不止。上林射雁，应已展帛于中朝；北溷乳羝，毋使落旄于下国。寥寥数语，耿耿丹衷；楮尾续言，抚膺增痛。

●祭王侍郎文（二）（明永历十一年、鲁监国十二年丁酉八月十四日）

维大明某年、岁次丁酉，八月辛未朔，越十有四日甲申，知友朱之瑜谨以炙鸡絮酒之奠，为位于交趾之旅次，致祭于明忠烈知友经略直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监察御史、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赠某諡某完翁王公之神暨祔祭明故殉节先师礼部尚书、前广东广西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佥事霞翁吴公之神，明故殉节先师吏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卿、吏部文选考功清吏司郎中主事、刑部清吏司主事闻翁朱公之神曰：

严凝鬻发，岁乃作松柏以为明；丧乱流离，天特萃忠贞而求友。若夫运会元亨，皇灵遐畅；越裳献雉，戎翟宾王。上者寅工熙载，下者纡组鸣珂；又何有忠节之名！所以然者，直忠臣适然之数；到此地位，自然而然。故从容就之耳，非先有意其如此而故为之也。故曰：忠臣者，良臣之不得已也；岂不愿为良臣哉，天也。世乃有非笑之者曰：『明室无王，普天臣虏；事不可为，无不变貌革心。尔区区一二匹夫违天衡命，妄言志节，一部「二十一史」何处纪载？而乃贸贸然出此乎！』呜呼！此何异污泥之虾蟆，螿螿为雄；粪壤之蚯蚓，歌吟得志；又何足与之言白黑、较短长哉！草皆莎茅而灵芝显，水尽鱼虾而蛟龙尊。鷓鴣燕雀比翼而飞，而鸾凤鸞雏希世而一见；犬羊豕豕称群而数，而麒麟驺虞旷代而间生：理则然也。使忠臣者天下皆是，则忠臣安足贵哉！是以汉之丞相、三公接迹于朝，而苏武以使臣耀册；晋之贾、石、裴、张赫奕于时，而嵇绍以侍中传芳。唐之节义盛矣，最着司农击笏、睢阳碎齿；宋之败亡极矣，犹有世杰、秀夫、文山、叠山。然则忠臣者，生于斯世、为于斯世，际遇何时、竭节何时。幸则为郭、李，不幸则为宗、岳；宁可含恨而歿，不可视息而生：岂庸人而识之、比肩而遇之、有意而为之，非时而不为之者哉！瑜与先生初遇于滫洲，相见最晚，相知最深；言论举止，未尝有毛发之间。然而平时谈燕，都未尝以节烈气概炫之口舌，若解扬之相要约也。先生早知事之不可为，于累捷之时，尝记滫洲颓垣废址之间，屏人静对，与瑜咨嗟叹息而道。一旦

为丑虏所执，从容暇豫，赋诗作文，别母、别妇、吊弟、祭友，屹立如山，肩背为鹄，受二十余矢而不屈，亦无怒骂嚣张之气，可谓整暇、可谓贞烈矣！瑜不量事之不可为，而志不肯已。今春乃为交趾国王胁瑜下拜穹庐而不屈，通国震怒，霜刃相拟，十倍于苏中郎、虞常之。按瑜延颈就戮，谈笑而婉拒之曰：『瑜，征士也，不可以拜』！亦无诟詈求速之情。修表修书，辞君辞友，将从先生于地下，一识荆于苏、嵇、段、张、文、谢诸君子。而往复十日，而事定、而怒衰，该艘称为『好汉子』，国王赞为『大人、高人；不独我交趾所无，如此人者恐中国亦少』；至如文章议论揄扬喜悦，不可悉述。或又乘机构陷，亦不得死。此虽小国，殊无大观；此虽小故，非关大节。然亦不辱于君父、不辱于中国、不辱于先生。先生之知瑜最深，而见于事状明白者今者至再矣。盖棺之论不可预晓，然大概可知也已。故曰忠臣者，水到渠成，适然之数，非有意而为之也。若夫有意为之，岂不愿为吉甫、召虎、高密、固始，顾独一常山太尉之足愿而子卿之足效也哉！志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又曰：人以相知，贵相知心。今日所陈而奠者，无羔羊朋酒、炮鳖脍鲤之丰，亦祇撷南国芳芹、代西山薇蕨，挹潢污行潦、方汨罗澄流耳。先生其歆之哉！吐之哉！虽然，文丞相之发与齿，义士于燕市怀归；即王琳之首与骨，朱瑒犹从梁朝乞葬。先生之死六年矣，先生之发，今蒙谁氏之棘？先生之骨，知白何野之原！白水之真人不兴，金陵之王气不复；使宵小之议常伸，而浩然之气久郁。天也，亦独何哉！呜呼！尚飨。

●祭王侍郎文（三）（明永历十二年、鲁监国十三年戊戌九月）

岁次戊戌九月，谨以炙鸡絮酒之奠，为位于日本之旅次，致祭于明忠烈知友经略直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监察御史、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赠某諡某完翁王公之神暨祔享明殉节先师礼部尚书、前广东广西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金事霞翁吴公之神曰：

辛卯年，儿子从舟山来，未知忠孝大节，其于先生之死也，闻焉而未审、道焉而弗详。甲午年，张侯台书至，得先生之文之诗，已知先生全节之日非七月二十六日，而终不得其真；谓先生节烈气概，大略彷彿而已。故拟八月十五日，为位于所至之次而哭之奠之；故前之所以吊先生，俱凿凿而为之辞。今年从交趾抵日本，是月尚在舟中，肝肠摧裂。十六夜，遇故人杨臣鹄于客邸，道先生遇害之惨且烈也、道先生志意之坚且整也、道先生大归之安且肃也，虽在逆虏，亦知爱慕而欲生全之，而先生不可也；亦知感发而咨嗟称道之，而先生弗屑也。故知先生之死，乃先生自杀之，非虏所能杀之也；先生自磔之，非虏所能磔之也。且此忠义壮激之骨，非先生灭虏，必致虏灭先生而后已；必然之势也，无疑也。挺然直立，口口「本部院」、言言「必不降」，自注矢丛肩以

至剗刃肉尽，绝不出一叫呼伤痛之声；骨肉未必有所收，浅土未必有所入：此亦天下之至酷烈矣，此亦今古之奇男子矣！瑜听之泪缘于眶，莹莹然坚忍而不欲滴。瑜于先生之死也，即艰窘也，无岁不祭；即仓皇也，无祭不哭。平居思念，犹且泪淫淫下；今者所闻死事之惨十倍于前，而翻不哭者何？不敢哭也，不可哭也！

昔来歙为公孙述所贼，傍盖延伏地而哭不能起；来侯叱之曰：『虎牙何敢！然刃虽在身，独不能勒兵斩公耶？』使者中夜中要害且死，故呼虎牙，相为戮力王事耳，乃效儿女子涕泣乎！其言至今犹生也。瑜思自古及今，生之必有死，犹昼之必有夜也；而死得其所，犹夜之复旦也。既已得其所矣，而又悲其形骸之不全；此凡庸碌碌之见耳。士庶人棺衾单薄，宜乎速朽；然珠襦玉匣、华表黄肠，其肉有至今存者乎？不收者以饱鸟鸢，收者亦饱蝼蚁；即不言肉与骨，其坟墓松楸有至今在者乎？高者夷为丘垤，卑者湮为原隰。惟此气磅礴天地、惟此名昭回古今，河岳日星，历万载而不磨耳。天之所以生人，气为精而形为粗；臣之所以事君，忠为上而功为次。先生既已得其精者、上者，而又何病哉！异日者，倘可得也，必不因此言而忽也；必不可得也，亦不必端以此为恨也。瑜去年二月十七日生前拜疏，有『十日之内，逐日杀人；莫不先梟其首，从而斲肉菹肝。夷风惨刻，惟以张威，示知草菅，使臣惊惧。臣死之后，骸骨无敢收取，自为鸱鸢犬豕之所咀嚼，臣亦不忧』等语。可见保身惜命，原非志士之心；忿痛悲啼，未尽良朋之义。

今者，所寓多忌讳，不得已假馆陈觞，抔沙酌酒，不可哭，亦不敢哭也。幸有高旷，不以为嫌；慨然相许，得申其意。日仍其旧，月逾其常；牲牲不具，豚肩不掩：先生其忻然而来歆之乎！呜呼！尚飨。

●与完翁（明永历十二年、鲁监国十三年戊戌）

十五日书，因德舍一时促行，急遽无比，冗次多不能尽；罪甚！

贵相知省庵兄见解超卓，非凡辈所得比拟。不谓此中崛起，乃有如此异姿；弟亦乐与之言。故于冗迫中亦录文稿数篇寄之，乞兄翁一一简附，莫为他人所沉格也。

弟因■〈高戈〉冬非万全之举，尚俟明年六月端来；明正当往见国藩，一见即行，必不为留也。

隆情感刻无尽，非寸楮所能罄。总之，各人自有心胸，不在口头喋喋致谢也。

●答安东守约（明永历十二年、鲁监国十三年戊戌）

十月十七暮得翰教，虽传命者失指，亦应作书奉答。缘来书有不可草草率复者：一者，执礼过谦。二者，足下立志砥行，慨然以圣学自勉。三者，鸿文

惠教，辱命丹铅；此真手披荆棘、力辟草莱，而欲奋然身任绝学。彼时倏改行期于十九日，而不肖行李事事未办，大为仓皇；次早即送文籍书札于通事所，公同封验。无论此夜力有不能，即力能及之，亦如涉者猎者一阅而过，漫作游辞赞扬虽无失于应酬之数，然甚拂足下远来下问之义，而深绝贵国真实上达之机；得罪于足下者一人，而得罪于日本通国者万世，瑜则何敢！况古人之书，有经年不答者，有三数年而后答者；足下好古有获，必不以瑜言为饰说也。

贵国山川降神，才贤秀出，恂恂儒雅、蔼蔼吉士；如此器识而于学焉，岂孔、颜之独在于中华，而尧、舜之不生于绝域！然而亘千古而未见者何？不肖虽面墙充耳，闻见狭小；即举其所见所闻者，盈尺之璧不能无瑕、径寸之珠不能无纇，正以不学之故耳。不学，则执非礼以为礼、袭不义以充义；虽上智容有过差，况其下焉者哉！·其为弊亦有三端：岸然自高、枵然自是而耻于下人，一也；在日本者不自安其分、在中国者尝欲求其疵，斗捷于口颊，二也；愚蔽于他端而希必不然之获，老死而不悔，三也。三者横于中，其何以进于学哉！虽然，中国之人亦与有罪焉。向者，中国有禁，无敢躡出；其来者非负慝奸贩，则渔钓篙工。偶有人士来游，而学行不兼，况有全全背戾者：下者剽风云之句以为韵，高者镂月露之形以矜奇。圣贤践履之学，中国已在世季，宜乎贵国之未闻之也。今足下感愤奋发，率德励行；殫精六艺之圃、评群贤之林。以此躬行、以此淑世，本来识见卓越，绝不为流波所靡：此诚贵国之开辟而首出者，宁区区由余之拔于戎而陈良之产于楚哉！

读来教，踊跃健羨。元定真吾老友，而乃谦以自牧，退就弟子之列；然而不敢辞者，亦有故焉。学术之不明、师道之废坏，亦已久矣；世不闻以仁义礼乐为宗，况乎其言行而身化之！且子牙之圣不过于周公，尝为文、武之师；尚父贱卒之智不逮于安平君，亦为田单之神师：此其中未必无意焉。英材教育，古人乐得；至比之天伦无恙、名德允孚，又曰『王天下，不与存焉』：亦綦乎重且大矣。不肖性行质直，一无所长；惟此「与人为善」之诚，迫于饥渴。十四年惓惓望切，而今一旦意外遇之，其敢阻进修之志哉！■〈高戈〉冬■〈高戈〉春，俱非万全之举。国主、国藩远在南北，不肖一见之后即当告辞。拟于明夏端来贵国，与足下横经往复，互为开发。万一敝邑徼天之幸，乾坤再造；亦必特奏当宁，备陈贵国之忠诚明信，敬来修睦。当与足下相见于玉帛之坛，畅论圣贤传心之秘，必不虚今日恳恳之诚！且夫贵国家诗书、户礼乐，士兴行、俗醇美，与中国世世通好若汉、赵之交，岂非儒者之一事哉！虽然，不肖迂拙朴■〈木敕〉，必不能毁方以合，事正未可知也。

细阅诸作，志大而任重、忧深而虑远，尚论古人卓有独见；退而傲策，刻不容弛！诗序隳雅警拔，时时不失本初，饶有风人之致；然品隲不无太过太刻

之弊。文文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肖亦亟称其忠。至于天下万世之称其忠者，虽由其死节安详，亦由「正气」之歌、「伶仃洋」诸诗及「告墓」之文耳。乃若称之为圣，则过矣！身为总帅，未建尺寸之功，北归而误中虏计，几为李督府捕斩；岭表再俘，过庐陵而复食，致王炎午有「生祭」之文、刘尧举有「谁向西山饭伯夷」之句，何忍冒「蓬生麻中」之嫌乎？事已无可如何，乃思「黄冠归故乡」；何处是其乡邦、何途是其归路？他若「道生」、「佛生」以名其子，甚非大儒所宜。故略其小疵，取其大节可也。犹未若张世杰者，一主死，复立一主；匪躬不懒，枹鼓不衰。其弟张弘范为虏大将，战必胜、攻必取，号令迅风雷、指麾摇山岳，间谍日至，游说万端。凡人至此，岂不动情！宋必不可为、蒙古必不可灭，岂不孰揣富贵与穷蹙相隲形、猖獗与溃败相逼，而且辕门相向、而且铙角箫鼓日夕相闻；自非铁石为肝，未有不移。而且麾下吏士，孰不畏死亡、乐贵富，谁肯委肉以当饿虎之谿，日夜裹创力战哉！此必有大过人者。卒之国亡与亡，终不失臣子之谊，终不使人纤毫疑贰；精忠贯日，岂不诚大丈夫哉！至若陆象山、王文成之学，事烦楮短，不可得尽；当于面时详悉。

不肖到此，自余酬对纷杂，舍馆未宁；答言不次，统希炤监！

●答安东守约（明永历十三年、鲁监国十四年己亥）

前书仓卒，未罄所怀；次日复得手书，谨再条答。

不佞年踰六十，平生不敢傲妄。至于「知己」两字，他人以为寻常赠遗语，不佞绝不肯许人。两老师如少宰朱闻老、大宗伯吴霞老，骨肉之爱最真最切，不佞亦未尝用此。惟少司马全节完勳王先生，足以当之；今得贤契而再矣。如武林张书绅，庶几近之而未可必。敝友陈遵之者，有无相共、患难相恤、胤息相子，未尝有形骸尔我之隔；不佞往时面谓之云：『若足下可称相厚矣，不可言相知也』。他若威虜侯黄虎老，知之而未尽。其余比比，皆知敬爱；或者称许过当，总不能相知。不佞于二字之严如此。

来札云：不佞「非能言不能行者」；此贤契极有眼力处。不佞生平无有言而不能行者、无有行而不如其言者。至若文章合道、行谊合天，此是子思、孟子一流人；伊川先生以下或多婢焉，不佞岂敢当之！今贤契恳恳求不佞之为人，不佞敢自评隲：不佞之为人也，心为上、德次之、行又次之、文学又次之，而书法为下。不佞之心，尧、舜、禹、稷、契、皋陶暨伯益之心也，而无其位。方龢而先大夫即世，未闻君子之大道；立身、行己、与人之要，俱从暗中摸索：故德次之。事不足以远、功不足以长世，故行又次之。三者同条共贯而为之区别者，时与遇之故也。学与文者，仅仅呶唔涂抹而已，岂能望见古人！书法无师承、无功力，抑又不足言矣。勉■〈施，冉代也〉勉，共明斯学

，于贤契有厚望焉！不佞一息尚存，亦未肯少懈也。贤契既好圣贤之学，自然能知能行；未能知、未能行，非所患也。况今日所知所行，种种皆是能事。但贵引而伸之，他日圣贤真种子，崛起当在贵国，毋多让也。

所答子房赞中「虽若」二字，因汉高有「三者皆人杰」语，故子房为百世所推，不佞独心不满于张良、赵普；而前此有阮籍深贬之，极得予心。故用「虽若」二字少扬之，随即痛下贬辞也。「左传」用杜、林合注解，极得；合胡传更妙。杜襄阳一生精力独在「左传」，或者远胜孔氏疏耳。

屏二幅书上，诸再罄。

●与安东守约（明永历十三年、鲁监国十四年己亥）

冬春之交，两次附书并拙稿七篇；闻两舟俱至，定应外尘记室。

此时远近传闻，藩台不以推贤进士为务；则是兴复之志不坚，而立业之基不广。志切兴复而弃贤才，是涉大川去舟楫也；何以济哉？故遂慨然欲从思明复来贵国；因■〈高戈〉冬■〈高戈〉春时有不测，拟于夏间附舟。后藩前有三四故交遣舟来迎，亦缘虏与盗充斥思明，故至盘石；闻林门亦有洋船，僻不得达。一入营中，遂住其舟檣。去驻数月间，虽日与藩台舳舻相衔，谊不以一刺通名字；或有美言劝行，瑜必婉辞谢却，自安愚分而已。

六月七、八，入南京，兵围瓜州。十七早，即破城；满夷断颈折股，虏马截伤惊驰，浮尸积野蔽江，束手就缚，远近称快，驩哄若雷。逆虏扼江而守，列炮如星；马玉老擐甲直冲，一鼓登陴。虏骑所称彊悍骁雄者，歼夷略尽。大酋管效忠最为桀黠，喙息鼠窜，惟恐不前。二十三日，镇江开门纳降，市肆不易。然而纪律时有未严，上情不能下究，有识早已忧之。从陆无救焚之策，候风有师老之虞；藩台似谓「虏在目前」，徒使英雄顿足耳！七月初八、九，至南京。其下骄而不戢、涣而不萃，中有一二要人刚愎贪忌，狃于小胜，不用上命。舍其瑕、攻其坚，不离之使分，反慢而使合；徒效姚萇之覆羌羯，不念苻坚之溃合淝。遂尔一败至此，虽死何足以赎罪！上游则豫章、江黄，迤北则淮、扬、庐、凤，蒿目以待王师拔于水火。输粮运米，会同有驿；送印纳款，惧于后期。民心思汉之诚，于兹大验。一旦辜负之若此，直可大恸！今退守舟山、浙、闽，意在重来。若能自怨自艾，深思前过；则转败为功，直唾手间耳。幸总督忠靖伯陈灿老老成持重，镇定周详；提督马玉老雄豪激烈，吐气吞胡；况复谦雅和衷，刚柔相济；分陕犹兴，文武同心：岂不足以复高皇哉！

瑜欲附船仍还贵国，往见主者马玉老，一见奋辞，责成大义。瑜十五年间关困苦，原有本情，遂乏一时权宜之说。暂留旬月，约以明夏复过长崎。不独羊裘钓鱼无可相助为理，即画荻城合州，何能仰答余大将军也！

以足下情谊惓悬，故叙前后事情而并及近日胜败之形。不伦不次，统希涵

监！无限依依，端俟来夏握手细言。

●答安东守约杂问（明永历十四年、鲁监国十五年庚子）

问：监国鲁王、永历皇帝族属。

答：鲁王，太祖高皇帝之裔；永历，万历皇帝之孙。亲则永历，族属之尊则鲁王。监国于越而不称帝，非不可称帝也。大明之制，亲王、太子不得外交士大夫，惟监国乃得与士大夫相接。太子、亲王不敢用制敕诰诏，止称令旨。太子令旨得颁天下；亲王止行国中，不得出国门；太子令旨止称「敬此」、「敬遵」。今鲁王监国行天子事，故称敕，称「钦此」、「钦遵」、「钦哉」；故敕「王」上加一字谓之「亲王」，「王」上加二字谓之「郡王」。郡王一概不得行监国，亦如亲王行事。其年天下大乱，人情沸然；故鲁国主未知我三诏特征之事，不佞又韬藏谨密，止称「恩贡生」。设使彼时知其详，敕书当更郑重，不止于如此矣。然彼时知其详，我必与舟山同死，不得来此有今日之事矣；可见万事皆有倚伏也。诏书特征，古今重典。此中进士，万分隆重；溥天之下，莫不闻知。祇缘彼时大乱，道涂梗塞，故有不知耳。

问：老师征辟不就，其义如何？

答：不佞事，与吴征君极相类。荐吴征君者，忠国公石亨权将也；荐不佞者，荆国公方国安。方拥重兵，有宠于上也。吴至授六品官而辞之；不佞两次不开读，而即授四品官不拜：其间稍异耳。吴征君时，当国者李相公贤（諡「文达」），贤相也；英宗复辟之后，贤主也：尚有可就之理。征不佞时，当国者为马士英，奸相也。彼时马士英遣其私人周某同不佞之亲家何不波（进士，名东平，河南解元；即小女之舅）到寓再三劝勉，深致殷勤。若不佞一受其官，必膺异数；既膺异数，自当感恩图报。若与相首尾，是奸臣同党也；若直行无私，是背义忘恩也、是举君自伐也：均不免于君子之议、天下万世之罪，故不顾身家性命而力辞之。不然，不佞亦功名之士，释褐即为四品道官兼京职，监军四十八万，与国公、大将军迭为宾主，岂不煊赫！而乃力辞之乎？要知不佞见得天下事不可为而后辞之，非洗耳饮牛、羊裘钓鱼者比也，亦非汉季诸儒闭门养高以邀朝誉也。

问：俗有言诚意伯讖书之应者，未审真伪如何？

答：诚有之。不佞以人事为主；其恍惚渺茫之事，不入言论。即以讖言之，亦甚佳。「金明见水有奇缘，会合樵中非偶然；戡乱武功诚已异，克襄文治又中天」：何等亲切、何等光大！此四句，在草头鸡下、一人耳之下。「草」头下加「酉」字，又一「人」字，右着一「阝」，合为「郑」字；是国姓入南京之验也。

问：老师比年在何处？中国丧乱无所住乎？

答：两年在厦门、舟山，人人拟留；留意非不坚也，但不佞心不安。兵部左侍郎张玄着讳煌言者留之，不佞不肯留，云『尚要过日本』；张云：『我们在此，年翁一人留不住，我们在此作何事！日本人闻之，亦笑我等』！然不佞不能留也。何故？彼地无田可耕，不能自食其力。此外，惟渔亦可；然捕鱼舵梢与劫盗无二，不可为也。若坐而日糜其饷，彼之来者皆百姓之肉与血。甚者打粮；打粮者，打家劫舍，掠人质子而来物者也。焉有仁人日膳人之肉、膏人之血、食御人之食、咬人之子之骨而可为者！故决意来此。

问：老师在交趾拜监国敕书，其仪云何？

答：大明制敕至，守土官朝服、钦差官吉服，迎入香案供奉而后开读，则有拜礼。今不佞东西南北，无可供奉；不敢当拜礼。亲王监国，其制与天子同。巡按各道俱钦差；巡抚虽系钦差，其官衔无「钦差」字样。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府、县，俱守土官。

问：监国鲁王行在所在何地？老师得见否？

答：前在南澳，故至厦门而不得朝见；旧年已在金门，去厦门一潮之隔。

问：老师姓朱氏，文公之裔否？

答：寒族多为此言。丙子、丁丑年间得「家谱」，言文公子为敝邑令，家于余姚，惟一世不清楚；像赞、诰敕国玺，班班可考也。阖族俱欲附会；独不佞云：『只此一世便不足凭；且近不能惇睦九族，何用妄认远祖！狄武襄青，武人，尚不认狄梁公；何用如此』！文公新安人，不佞余姚人；若能自树立，何必不自我作祖。若弃其先德，则四凶非贤圣之裔乎？实堕其家声，更不闻栞却之胄降为皂隶乎？

●与释独立

不佞于人，一字不肯轻与。吏部左侍郎朱闻老，老师也；止称「殉难」。戊戌年闻其死时依回，本年八月遂削其配享；及今细问无此事而后复之。礼部尚书吴霞老，老师也；自经于学宫，止称「殉节」。惟于王完老私谥之曰「忠烈」、称曰「知友」，不佞自称亦曰「知友」；可知也。若犹之庸人，不佞岂肯一字假借之哉！

●阳九述略（明永历十五年、鲁监国十六年辛丑六月十五日）

致虏之繇

中国之有逆虏之难，貽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语曰：木必朽而后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杨镐养寇卖国，前事不暇渎言；即如崇祯末年，搢绅罪恶贯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时日曷丧，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贼至而内外响应，逆虏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说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势。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不然，河北二十四

郡岂无坚城，岂无一人义士，而竟令其韬戈服矢，入无人之境至此耶？总之，莫大之罪，尽在士大夫；而细民无智，徒欲泄一朝之忿、图未获之利，不顾终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责也。

明朝以制义举士，初时功令犹严。后来数十年间，大失祖宗设科本旨。主司以时文得官，典试以时文取士，竞标新艳取渊源。父之训子、师之教弟，猎采词华，埋头咕哔。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既不知读书，则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岂复识忠君爱国！出临治民，坐沐猴于堂上，听赋租于吏胥；豪右之侵渔不闻，百姓之颠连无告。乡绅受赂，操有司狱讼之权；役隶为奸，广暮夜苞苴之路。朝廷蠲租之诏，不敌部科参罚之文；乍萌抚字之心，岂胜一世功名之想！是以习为残忍，仿效模糊。水旱灾荒，天时任其丰歉；租庸丝布，令长按册征收。影占虚悬，巨猾食无粮之土；收除飞洒，善柔赔无土之粮。敲骨剥肤，谁怜易子？羨余加派，岂顾医疮！金入长安，蝥贼腾循良之誉；容先曲木，屠伯叨卓异之旌。未闻黜货有勾罢之条，惟见催科注阳城之考。盗贼载途，惟工涂饰；虫蝗满路，孰验灾伤！夫如是，则守令安得不贫。繇是而监司、而抚按，尽可知也矣；而佐贰、而首领，更可知也矣：此见任官害民之病也。其居乡也，一登科第，志切馈遗；欲广侵渔，多收投靠。妻宗姻娅，四出行凶；子弟豪奴，专攻罗致。女子稔色，则多方委禽；田园遂心，则百计垂饵。缓急人所时有，事会因尔无穷；攘夺图谋，终期必济。钉田封屋，管业高标者某府其衙；诉屈声冤，公事至偃者何科何院。曲直挠乱，白黑苍黄。庇远亲为宦户，挤重役于贫民。事事贴赔，产已卖而役仍在；年年拖累，人已毙而名未除。官司比较未完，满堂欢喜；隶役牌勾欠户，阖室栖遑。士夫循习故常，黷心民瘼，被害胥谗；睚眦没齿官邪，鱼肉小民，侵牟万姓。闻左吞声而莫诉，上官心识矣谁何。饶财则白丁延誉，寒素则贾董沈沦。荐剌猥多，贤路自塞：此乡官害民之病也。凡属一榜科甲，命曰同年、同门。繇其决择取中，是曰门生、座师；辗转亲临辖属，是曰通家、故吏。又有文社甄拔之亲、东林西北之党，插足其中，丝纷胶结；其间岂遂无仁贤廉洁之士！总之，一壶之胶，不能味一河之水；一杯之水，不能熄车薪之火。而且儉壬机巧，竟赏圆通；持重端方，咸嗤古执。圆通者涂附、古执者群离，必使一气呵成，牢不可破；则小民安得不被其害！且幽、冀、兖、豫五省苦于俵马、驿马，俵马有孳生印烙之弊、驿马有恤马需索等弊；江南有白粮糙粮、粗布细布之弊。一经签役，立致倾家。总来官不得人，百弊丛集。百姓者，黄口孺子也；绝其乳哺，立可饿死。今乃不思长养之方，独工掊克之术，安得而不穷！既被其害，无从表白申诉，而又愁苦无聊，安得不愤懑切齿；为盗为乱，思欲得当，以为出尔反

尔之计。繇前所言，谓之巧宦。语之以趋炎附势，门户夤缘则独工；语之以兴利除害，御灾扞患则独拙。尝之以朱提白粲，峻削肥家，则攘臂争首；告之以增陴浚隍，储糗桑土，则结舌不谈。他如饰功掩败、鬻爵欺君，种种罪恶，罄竹难尽。是以逆虏乘流寇之讟而陷北京，遂布散流言，倡为均田、均役之说；百姓既以贪利之心，兼欲乘机而伸其抑郁无聊之志。于是合力一心，翘首徯后。彼百姓者，分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神；其心既变，川决山崩。以百姓内溃之势，歆之以意外可欲之财；以到处无备之城，怖之以狡虏威约之渐。增虏之气以相告语，诱我之众以为先驱。所以逆虏因之，溥天沦丧，非逆虏之兵强将勇真足无敌也，皆士大夫为之驱除难耳。若果逆虏兵强将勇足以无敌，彼江阴一小县，不过靴尖踢倒尔已；虽内有储积而外无救援，乃犹慨然拒虏，闭城坚守，男子出战、妇人馈饘，虏攻之百道，半年始拔。阖城自屠，妇女、婴儿俱尽；而虏之骁骑死于城下者，亦且数万。其时南徐、毘陵、吴兴、金阊设能各出奇兵犄角，此虏其有只轮北济乎？奈何孤城独抗，远近俱靡，粮尽胆丧而力竭，无益也。细民不能远虑，岂知逆虏得国之后，均田不可冀、赋役不可平，贪黷淫污、惨杀荼毒，又倍蓰于搢绅之祸哉！今虽悔之痛之，无可为也矣。「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追』。此之谓也。

虏势二条

奴虏种类，原自不蕃。先年李宁远以奴隶儿子畜之，玩之掌股，使其长养内地，知我虚实情形；又加以龙虎将军名号，使得控崇别部，狡焉启疆，失于防御，遂灭北关、白羊骨诸种，益致披猖。又贼臣杨镐、袁崇焕前后卖国，继丧辽阳、广宁，滋蔓难图；然犹二十年蹂躏，三韩、燕云屹然无恙。即曾两入朔易山东，未敢公然盘踞。祇因流寇攻陷京城，惨杀文武。吴三桂愚騃竖子，失于较计，欲报家仇，勾引入寇；逆虏遂令三桂为导，乘机掩袭北京。我人既以为德，不复先事防闲；复以南北中分之说，愚我满朝文武。我文武处堂燕雀，仓皇不暇绸缪；又乘我四镇之乱，并取河北、江东。此时弘光初立，又非令主；倚毗者枢辅马士英、勳镇方国安。士英借台衡密勿之重，开西邸以卖官；国安总四十八万之师，拥中军而作奸。大将既系庸材，参赞都非佳士；仅逞魚然之气，谁知堵御之方。遂致虏渡江，只矢不折，两浙、八闽卷箠飙风。其时瑜已潜来日本，未尝目击沦亡；兴言及兹，目眦尽裂。

奴虏之下江南、浙、闽也，本借西虏之兵；江阴亡失过半，赔偿大费周折。西虏恃协赞之力，责报终无已时；满部倚老旧之恩，恣行全无忌惮。责报者尚未盈其欲，恣行者有简制之嫌。由是外内之心，渐生乖异。八旗各有头领，政每出于多门；一朝自相齟齬，疮难补于百孔。而且老本有子女玉帛之乐，心所恶闻者战争；蛮子遂鹵掠谿壑之怀，意所图全者规避。地方既广，防守

自多。尽发满虏，则满虏有限；纯用汉人，则汉人可疑：进退维艰，固难自决。初时内地殷富，一抄抢，则盈千累百；是以钻营入伍。近者民间财尽，极搜索，仅锱铢升斗。因而厌苦为兵，奉调发则涕泗沾襟，闻鼓鼙则心胆堕地；名城无百骑之守，省会少及千之营：尽是蛮子、汉官，一味虚声恐喝。今所防者，浙、闽边海而已。内地义师未敢突起，已自络绎旁午，十室九空如此。其沿海诸营，甚至半年无饷；万一忽有纪律之师乘间而起，已敝之虏，如何可支？家家装束辘重、人人顾恋妻拿，惟有长驱渡江而已。虽有郎二省公忠爱民，然一支难支圯厦；又且各虏久已疑贰，事势急迫，满、汉终不相能：此直、浙之虏势已尽在目中矣。既得南京、浙直，则江右、湖湘、福、邵、延、建一时骚动，粤东、粤西截为悬痲。盖广信既下、常山固守，则虏兵不敢下南雄、越梅岭；袁州复定、湖湘驿骚，则虏兵不敢出韶州、度杉关：马病无可更、伍虚无所补，二虏若不面缚归降，惟有束手待尽：故曰悬痲也。如此，则天下财赋之区一旦皆非虏有，云南即无他故，仅足协济贵州。逆虏号令所行、征发所及者六省，山西、陕西、四川之粮尚不敷汉中、交城之用，漕储既绝、太仓日空，长芦盐法不行、宣文税课虚设（旧校云：宣文疑当宣大）；其余河南、山东、北直租庸有几，临清、南旺、夏镇尽成废阁。况宫中燕赐、郊庙祭飨、百官俸料、军卫月粮、边关款赏、军前火药弓矢衣甲器械一概取给于此，而又加之以士马刍粮；唱筹何计，量砂点金亦难！指石脱巾之呼，势所必至；逆虏其能支乎？而且南畿、江、浙劲兵逼临，国藩从中而起，则八闽、两粤奄为我有；则虏之所防者愈广：睢汝、归陈、蕲黄、汉武、岳鄂、襄樊、荆湖南北、许颍、青徐数千里间，处处须设重兵大将，少则不足以战、多则力有不能。与前代汉、赵、秦、晋之事时异势殊，西虏及西北辽人不利犒赏，抢掠而有锋镝死亡之忧，谁肯复应其募；掉臂而去，转生内难。瑜谓虏国日困一日、虏粮日竭一日、虏兵日少一日、虏势日衰一日、虏民日苦一日、虏心日离一日，万万不可复振，盖谓此也。逆虏不北遁，不久必有图之者：此幽、燕、辽、陕之虏势已尽在目中矣。去年八月十四日天日清明，但闻空中厮杀声，人马旌旗历历可数；自己至未，外来者大胜，从内出者尽灭，飞血洒空。岐头一镇数百人，家家尽见、老幼俱见。其余民谣，各处如出一口。以天时人事合之，虏之败亡必矣！虏既出口之后，万分不敌。元朝应昌地广城坚、水草美善、部落蕃衍、马壮粮饶，且祖宗功德在人，人不忍背；逆虏事事不及蒙古，抑且壤地褊浅，海西毛■（虫彡）鱼皮穷寇，中国即不穷追，其灭亡可翘足而待。一应进取机宜、奇正道路，今徒托之空言，不必预为宣泄。

虏害十条（妇人放衙参附）

东人之害，自江以北至南京。

沿海有防边养兵、藏匿接济之害。

近海有造船帮工值匠之害。

签发舵梢之害。

内地有签发船料、搬运木植之害。

省会近城各郡有放债举息、买官附营之害。

仕宦有配发上阳堡、宁古塔之害并入旗披甲之害。

买官但计得钱不问色目之害。

打老鼠之害。

拆房屋之害。

何谓东人？

奴隶辽东诸人，先将童男女狡狴者或婢妾之属出之于外，虚词哀哭，以乞人家收留；或傍于左近空房门庑止宿，或倩人做媒鬻卖。觐知既有着落，或数日、或数月，近者一二日、远者年余，其人来认，声言捉获；诬以诱逃拐带僮婢，历历招承。但凡干涉，满洲听其指挥，无敢违抗；其家立破，如其欲而后止。更有串同人家旧役奴仆合词拐骗，本人无处称屈、邻佑不敢证明。是以无良奴婢侠此纵肆，上下无等，最可痛伤！

何谓防边养兵？

沿海营伍以防边为名，一月、半月徼巡一次；便须附近民家打火所过之处，趋承供应。临行，并其鸡豚畜产、罌粟壶浆一概倾倒担负而去，甚且掠人床帐衣被、铛釜器皿。是以近兵处所二、三十里之内，每日黎明便将各物搬入山僻丰草箐篁之中；但留破釜窳器在家，食用支应。其营兵半年无粮，编派民间分养；既有鱼羹酒饭，复索鸡肉菜茹。贫者两三家派供一日，稍可者日逐坐养一兵；贫民半菽不饱，情何以堪！既已养之，仍要淫其妻子，不敢不从。若有一家杀死兵丁，诬以谋逆，则阖村洗荡；不得已忍辱忍气，不敢轻举。

何谓藏匿接济？

义兵登陆，素与虏人饮博欢呼、结盟交托、途遇问讯，毫无嫌疑。义兵在船除鱼鲜外，其余醢酱菜蔬、酒浆肉食、布花絺苧自须市之乡人，米粮亦征取民户，油麻、竹木事事须之陆地。其欲索诈乡民者，便指曰某窃藏山海寇盗、某家接济海贼；需索既遂，官司亦不根究虚实。（阙）。

造船帮工值匠者。

海口造船，并派近海民帮工舂灰、牢钻匠作，饭食更须民家承值；虽官给朱银，百姓不胜扰害。今岁造船，明岁又须修船；修而复烂，烂而复造。何时底止，穷民何以聊生！

签发舵梢者。

农田之家，本来不谙水利；或时内港小舫来往，岂堪出海撑驾大船！奸人妄报某某堪作舵工、某某可充水手；其人心不愿行，势必重贿营脱。既签之人，不论家口多少，着落本村公保，便终年养贍，又要朋派舵梢辛力银两；穷民有屈难伸。

更苦者，签派船料、搬运木植。

小木犹可十人或数十人足以举之，数日便交割。访知某家山有大木堪作含檀、舵口、大小桅木者，不论远水十里、百里，一笔号取曰「某衙门官用」。湿松桅木非千人不敌，次者亦数百人而后举；劳苦一日，或曳十里、或曳里许，逐晚止宿树傍，不顾豺狼虎豹。倘有奸人伤损，赔累必致倾家。何处佣募千人？知于何日得赴深水？不幸有一巨木，阖境受其灾殃。又且所过之处，坟莹、禾稼一踹俱平。利害如斯，其家安得不重贿营免！营免之后，仍复不许砍斫损伤，以需后用。其人明知后累无已，权且医疗眼前。往时祖莹乔木，以为廕庇美观；今惟祝其速为枯朽，子孙犹得延生。

省会郡城有放债举息之害、买官挂名之害。

访知其家殷实，诱以买官；或有官事牵连，劝令附着营头名色。始初，亦甚有效。一时狐假虎威，凡属酬谢馈送、叩见赞仪、衙门犒赏，一切代为料理，不须私囊见取一钱。于是高低上下成群结盟，管家厮养打合一伙。大哥、兄弟，称谓亲亲；酪酖往来，酒盃捷捷。年深月久，一一堆积；子母盘算，囊橐俱空。或以多余银钱，委托生息；他如急切借贷，倍称难偿。栓锁鞭箠，为过期之利息；出妻献子，作别项之添头。其软局坑人，有如此者。

京官外任有配遣上阳堡宁古塔之害、〔入〕旗下披甲之害。

初入旗下，各投座主；既欲得官，复索见钱。有人招认应发，俱名「京债」。官才到任，债主随临。百事未遑，先要理完本利。自非贪酷，其钱何处得来；或托本管干办，别处设法那补。京债甫毕，又须遣人入京叩头送礼谢荐。渔猎所得，仅仅供给恩主。恩主，瑜谓逆虏之畜汉官以渔民也。譬之渔人畜鸬鹚以取鱼，谨其絛索，放之中流；阳乔小鲜，充其口食；巨鱼力举，扼其吭而攘之。攘而复放、放而复攘，循环不休，毙而后止。或者犯赃发觉、或者随坐作奸，动辄配发上阳堡、宁古塔；奥援有力，入至旗下披甲充兵。虽官职极尊，亦自编入营伍。此时无钱营免，必须荷戟差操。较之明朝遣戍、前代贬窜，统体不同，相去悬绝；即如轮作城旦，尚为过之。此辈亦名缙绅，不知何乐于此！而蒙面丧心，甘为人役之如此者。

倡优奴仆、輿台丐户，法所禁锢；其身远者及其子孙，而有钱可以身致青云。

逆虏猥乱中华，宪纲扫地。不拘色目诸人，有无犯过，轮钱皆可买官；或

十人、五人朋买一官，发场傀儡推一人出色。官资多寡，诸人炤分均摊。或诸色贱役人等入在旗下、或乳母阉官之家承应，视其口舌便利、活动小心，有意营谋者认定几千几万；不论道将大小，随缺辄讨一官。朝为仆隶，暮列冠裳；昨日俳优，今朝弁冕：倚托恩主势焰，宪司一体施行。凡属此辈得官，比常更加察察；心恐他人轻慢，无端作福作威。凡属同僚属官，更须加意周摯、分外小心。若非良心尽死、廉耻尽丧，岂肯狼藉至此！士风何恃而不坏，民生何恃而不穷！

丑莫丑于打老鼠。

满营妇女靓粧艳服，三五成群，联袂行游；市廛酒馆，无有不到。或取币帛、或贲酒郁，所值数金，一文不与；但曰『今日不曾带得银来，算该你银几两；你看那位姍姍标致，拣一位打个老鼠罢』（打老鼠者，淫媾也）！若与理论或索还原物，便称调戏，反行喊叫；非魔非梦，任其凶夺。业在市肆，又不得不开列营生；源源若此，何门控诉！

惨莫惨于拆房屋。

晕翼乌衣、高门大第，有无眷属，任意鸠居；出入启闭，无期饮食，喧嚣无度。初时仅止厅事，以渐沿入深闺。闼阅门楣，立见一时狼狈；窗棂樯带，必令四面通穿。殖殖其庭，广堆乌粪；有觉其楹，专系马骡。此犹其小者也；必使外内无别，百道宣淫。少不遂心，构成大逆。又且借居停之好，多生枝节；无穷嫌衅，尽起于日夜盘桓。是以缙绅巨室，反就乡舍村居。本宅欲图别卖，又无售主；乘其迁移代去，自行拆毁。栋梁桁柱，折作柴薪；甃石连甍，委之粪土；数千金拮据而成，数十金零星而尽。毁拆之后，数月便长蓬蒿；一望蕃芜，黍离伤感！至于边海房屋，借窝藏奸细名色，务使家家壁落穿通；一则便其搜索财物，一则妇女无所隐藏。诸凡所为，何惨刻之甚！

奇莫奇于赵固山之妻以妇人放衙参。

凡遇有事，高座堂皇，开门唱赞：标属长随，排班参谒；拘提笞责，发放施行。有时出外游观或者亲属燕饮，飞黄熠熠、车马轩轩，列骑卫行、前驱警道：霜戈耀日、赤帜绯云，俨然一雌固山也。虏人之纲纪如此。

其余奸淫万状、科派百端，又其罪之最重者。然一部「十七史」无处说起，反阙此二项。他如：既纳民丁，复输盐灶；一人两役，朝暮值官。见事风生，吹毛索垢。牧养生，遇物攘夺。大兵所过，四出骚扰；指称奸细，搜灶株连；处处皆然，人人饮恨。虽民间冤惨号天，然无力俾离水火。又苦笔力短弱，不能绘监门之图、播道州之咏，奈何！

灭虏之策

灭虏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与之相友。彼以残，我以仁；彼以贪，我

以义：解其倒悬，便已登之衽席；出之汤火，斯为沃之清凉。则天下之赤子与天下英雄豪杰，皆我襁褓之子、同气之弟，安有不合群策、毕群力以报十七年刻骨之深讎哉！逆虏虽有神谋秘策，亦无所再施。况黔驴之技久穷、山鬼之术尽露，全为百姓勘破，毫无足惧。故知一败涂地，必不可支也。彼之所以能据我中国者，原乘我民心之叛而用以张其威，所以到处望风溃散，未尝一战而已窃取天下矣。今百姓之叛虏，更十倍于前日之叛明；而民心之思明，更百倍于前日之望虏！何以知其然也？己亥年，同国藩入长江，南京未下、兵律尚未严，而江右、江左、蕲、黄、汉、沔已云合响应，翘首而望时雨；即家室、妻孥、躯命事事可捐，而惟望大明之光复。民心之迫切，亦甚可怜矣！倘能不毁其家室、不污其妻子、不戕其躯命，民心之爱戴，不言可知矣。瑜身在行间，亲知而灼见，日与各处士大夫相接，已自与耳食而涂说者不同；况瑜又拳拳恳恳，梦寐饮食于此者哉！有人焉，果能以仁义之师过之枕席之上，而又雷厉风行，譬则鼓洪炉以燎毛、决冲波而漂炭，咄嗟而办耳。

然有万有一虑者，即以己亥之秋之故也。攻城不能拔而去之如弃敝屣，使天下戴香盆、供饷饕之父老，人受毒痛；海上之师，恐不复取信于天下！然国藩入江之初，有识者已先策其必败矣。今若议定下手吃紧之处，更其弦、易其辙，威之以武、附之以文，诛其残贼、绥其士庶，玉帛无所贪、子女无所幸，而又号令严信、处置得宜，则垂绝之百姓忽然更生，民情鼓舞欢乐何如也！既信而乐之，则数郡之后，远迩归心；东征西怨，传檄而定矣。彼即不量其力，欲与我抗；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至则糜烂尔已，何能有幸哉！前日南都之败，乃闽师之自溃，非虏者胜之；亦何得藉以为口实也！

即如时俗之见，谓虏弓劲骑勇，何以当之！此未知战者也。骋檀车于平原孔道，则飙驰电逐；遇五尺之坑，则忽然自陷。转圜石于高山峻岭，则雷击霆摧；入寻常之谷，则颓焉不出：理势然也。今江南多河塍沟浍，无成列之道，则马不能驰；我取敌于数百步之外，敌射我于数十步之近，则箭无所用。即与比力较投，犹以我之所长，攻彼之所短。况我熟其山川、审其要害，据其形胜；结其豪杰、得其民心，鼓我士气。又且出奇无穷，从天而下。虽有乌获，不能奋其力；虽有神鬼，不能测其机。是惟有不战；战则必胜，万万无疑也。彼逆虏不走不降，则釜中之鱼，惟有焦灼而已矣。若顺治不死，取之较易；惜今乱离纷杂，恐江北已致分崩！军志曰：『天道后起者胜』，今有其时矣；『兵义者王』，今有其势矣！

孤臣饮泣十七载，鸡骨支离；十年呕血，形容毁瘠、面目枯黄，而哭无其廷、诚无所格！申包胥其人杰也，能感动讎仇之秦为之出五万之师，统之以三大将，阅国历都，复既亡之楚，不失尺寸；况此时秦、楚岁岁构兵者。故曰

：包胥其人杰也。彼独非人臣哉？瑜腆颜视息，能无媿之哉！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立功成名、声施万世，未有易于此时者也。时乎、时乎！遇此千万年难遇之期，而弃之轻于鸿毛；吾谓智者之所不为也，仁者、义者之所不为也，有志者之所不为也，亦甚可惜矣！

以前数款，名曰「述略」。述者，记其行事，无有粉饰文致；略者，具其梗概，不能委曲周详。诛恶者法贵从宽，执笔者理宜存厚；况乎鬼蜮暧昧败俗伤风，事难直书，须敦大体。又且年来酬应既寡，闻见日疏，年衰善忘，转眼遗忘；偶追昨事，数日难寻：一时欲历叙精详，其势不能捷得。是以挂一漏万，略述大端；然已发上冲冠，罪不容戮矣。贤契幸为存之！他日采逸事于外邦，庶备史官野乘耳。

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顙拜述。

●答明石源助（明永历十五年、鲁监国十六年辛丑）

远辱书问，自应作答。盖士君子之相接也，有情、有文、有礼，未可苟焉而已也。如其苟焉而已，则亦何以异于市井负贩、百士伎术之徒哉！是以君子慎之礼，三摈三介而后相见，不然则已褻；三揖三让而后升，不然则已逼。古之君子岂好为烦琐而不近于事情，缘礼不可渎耳。不佞虽亡国之遗民来此求全，情、文即不能备；然而不敢陨越者，徒以礼为之防也。不佞总角时，恒见先人与士大夫相接，冠裳济济，言论丰采、进退周旋，皆雍容彬彬焉；斯时太平气象，致足尚也。其后士大夫好为脱略而恶言礼，以为厌物、以为王道（所谓王者，非尊之也，亦借名斥绝之辞耳）；未能二十年而国已沦亡。前年至厦门赴国姓之召，见其将吏并寄居荐绅皆佻达自喜，屏斥礼教以为古气、以为骨董；不佞知其事必无成，故万里端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无所济，今纷纷未有所底。可见礼也者，不特为国家之精神荣卫，直乃为国家之楨干；在国家为国家之干、在一身为一身之干，未可蔑也。故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知礼之国，当藉君卿大夫爱惜保存之；未知礼之国，当赖明哲贤豪讲求而作兴之，以登进于有礼。不然，其何以自异于椎结箕踞、雕题凿齿之属哉！礼者乃天理自然之节文，初非苛礼多礼之谓也。然讲求而作兴，非博览旁搜寤寐孜孜焉，不可得已；故学问之道为贵也。

来谕欲绝今而学古，惧其死于茅茨之下恐无了期；恐之诚是也，惧之诚是也！若实实如此，气亦奋而志亦苦矣；诚可嘉尚！「书」曰：『学古有获』。

「志」曰：『懵前经而不耻，语当世而解颐』：是言不知古之可耻也。可耻，则宜恐、宜惧矣。气恒奋而不靡、志恒苦而不弛，何脚跟之不能立定而圣贤之不可几及哉！最吃紧者，无如「我亦秉彝之民，不可不行」之语。诚知其在我，则亦何必他求！若使饘于斯、粥于斯、歌于斯、哭泣于斯，则亦世俗之民

尔已，非所贵乎豪杰之士也。夫千人之中、万人之中翘翘特拔，谓之豪杰；混混然随波逐流、同声附和，谓之乡人。二者惟足下择而安焉尔！

前书却回，后书作答。足下既不尤人，复能痛自刻责，书辞又质实不润；非由此一念而充之无已，则子路可希、尧舜可为，岂斯文之不可与而惧其始终见绝于先生诲人不倦。不佞窃尝奉教于君子，足下不自绝于长者，长者何为而绝足下哉！且贵国初知向方，不佞虽闭门却扫乎，然奖进之意多、责备之意少。故昨暮发书，今早欣然作答；非谓足下之尽出于礼也，亦喜其诚耳。柳川安东省庵者，其贵国豪杰之士；学行俱超超足尚，其苦心刻志更不可及。足下同产一邦，犹未之知见耶？友一国之善士，其谓何！倘有晤言之日，当略陈其梗概也。草率附后，不尽。

●答释独立（明永历十五年、鲁监国十六年辛丑）

昨暮得手书，因病甚，将就枕，头目眩晕，未得即答为罪。

弟惟靖难时忠臣极多，惟程词林济最为艰难、最有始终。今日革除之际，忠臣极多，惟弟最为艰难、最为坚忍；而尚兢兢于末路，尝曰盖棺事始定也。羞辱困苦，分所宜然，总不必论。彼时程亦剪发为头陀，诚权宜之计，于理无妨；盖建文主为和尚也。今日普天下俱剃头，此事大不可草草；盖类有相似也。弟于祖宗祭祀坟墓，旷绝十七年，罪不可擢发数；但欲留此数茎之发，下见先大夫于九原耳。前承面谕及之，弟半晌不复；而和尚更端，弟亦不究竟其辞。万一念头一错，其所可虑者，翰教之所及尚未能什一也。尊札恳恳言之，或有他人以游词相诳者；弟念虑梦想，都不及此。所面达云云，弟即时力言不可。别后再见，坐谈极久，弟并不及一字；和尚果何所闻，相爱筹量之情，感戢无穷矣。

秋冬出关告归，大是美事。中国大丛林尽多，名胜不少；飞锡所及，亦不限定南海。若必欲证修潮音，亦庶无雒、蜀之分。弟后得归耕陇亩，当作一方外之交。

不尽缕缕，统容晤罄。

●送林道荣之东武序（永历十五年、鲁监国十六年辛丑）

梗楠杞梓产于邓林，未为材也；明月夜光生于合浦，宝则宝矣，未为奇也。十寻之豫章乔乔吴越之麓、如意珠熠熠江汉之滨，鲜不为匠石之所顾而蛟龙之所搏矣。

余于庚、辛间至日本，见福清林子玄庵熟也于东明山房；此时才在髻髻，顾其视瞻嚮嚮、步履莘莘，固已心异之如鸡群一鹤矣。壬辰秋，复过日本，适当作报国藩及答定西侯张侯老两书，病困不能搦管，而舟行甚迫，日夕促报书；或有言林子能作小楷者，延之即至。授之草，即濡毫疾书，气度冲融

，旁若无人如孔文举当年；兔起鹘落，笔不可撮如小王令家法：益知其为国器矣。其后潜心学业，诗辞益清俊、笔意益宏肆。戊戌冬，向余叹曰：『居此地而读书，奏雅乐而重译、表龙章于裸壤耳。奈家贫不能作别业何』！余广之曰：『谚云：「孳孳力田，必将逢年」；但患不读书，不患读书无所用也。子其勉之哉』！

去年冬，妻木镇公来镇兹土，能怜才好士；罗致幕下，朝夕刮磨之，岂患匠石之弗顾，暗投道路而为人按剑哉！今镇公以任满当报命，因欲携之往东武，而问序于余。夫东武，固材贤之藪而玃璧之渊也。吾素闻日本国，如古燕、赵之风。燕、赵古多悲歌慷慨之士；今悲歌之声形震吾耳、溢吾目矣，其亦间有慷慨之士乎？有则，子为我告之；无则，为我博访之也！其有若黄金五百斤买骏马之骨，来千里马者三乎？其有若振垂绝之弱燕殄二万乘之强齐，返磨室之鼎、植汶篁之竹者乎？其有立义不侵、然诺为行，不使人疑之田光先生乎？其有风飘易水、日贯长虹之荆卿乎？座下泣下沾襟，筑击秦皇帝如高渐离者义烈乎？亦有完希世之璧于虎狼秦之窟而自屈于廉颇者乎？亦有屋瓦尽震，解围阨与之马服乎？颖脱囊中，不肯碌碌因人，定一言于强敌之前，左手奉盘盂、右手招同列；能如是者，亦国之光也。东却林胡、北逐匈奴，大将若斯，亦国之干也。其有邯郸旦夕且下，平原束手拑舌而义不帝秦，欲蹈东海若鲁连先生者乎？仰连非赵产，客于赵而能使赵焜煌至今，真人杰也！古者屠狗之徒慷慨节烈，使千秋万世生载乘之光；岂今者钟鸣鼎食之豪徒品题于龙团雀舌、传翫素磁而已哉！其必有希世之英如古人之炳炳琅琅者。又闻此地多博闻强识之士，胸罗今古，足以匡其君而华其国者；有则，亦以告焉！恨吾匏系于此，不能一观其盛！倘能身接之，亦足以慰十七年之饥渴而自信其耳目；聊于吾子之行，致之意焉而已。子其亦益自懋勉，至彼则无更患寡陋；特养其干霄之姿而发其径寸之光，炤车前后十二乘以为知己荣哉！

●答林春信问

问：崇祯年中，巨儒鸿士为世所推者几人？愿录示其姓名！

答：明朝中叶，以时文取士。时文者，制举义也；此物既为尘饭土羹，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如邹元标、高攀龙、刘念台等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未闻所谓巨儒鸿士也。巨儒鸿士者，经邦弘化、康济艰难者也。

问：公以「溶霜」为齐号；「溶霜」二字，其义如何？

答：仆幼时，于书窗之下得一梦，有「夜暖溶霜月，风轻薄露冰」之句，因以为齋名；亦未知其兆、其应何如耳！

●答源光国先世缘由履历（清康熙元年壬寅？）

先世缘由

前月初八日，伏承面谕。谨将先祖父官阶缘由，开具呈览。

高祖处士，未有官职。

曾祖讳诏，号守愚；皇明诰赠荣禄大夫。先祖讳孔孟，号惠翁；皇明诰赠光禄大夫

（此外连让三恩不受，复有二次登极覃恩不列）。

先父讳正，号定寰，别号位垣；皇明诰赠光禄大夫、上柱国、大（阙）兼太子太（阙）兼（阙）。前总督漕运军门，未仕。

祖父遭世承平，无所建树；滥叨国恩，循至大官。今子孙又碌碌，祸当变革，不能阐扬先德。恐清朝传记必不序及，承命谆切，腆颜胪列耳。

履历

本年正月初五日，蒙谕开明履历。谨将履历缘由略节，开具呈览。

恩贡生一员朱之瑜，年六十三岁。由南直隶松江府儒学生，浙江余姚人。于崇祯（阙）年（阙）月，蒙提督苏松等处学政、监察御史矛（阙）荐「文武全才第一名」到礼部，礼部贡劄有「德茂辽东之管」等语。崇祯十六年十月，蒙钦差镇守贵州等处充总兵官、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方某辟监纪同知，不就。崇祯十七年，奉诏特征，不受。弘光元年正月，奉诏特征，不受。本年四月，即授（就家拜官为即授）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监镇东伯（旋晋荆国公）方某军，不拜（凡朝廷徵聘，不论汇征特征、不论有无差官，礼当先下抚按，抚按抄誊诏旨，星行所属各省行布政司、两京移会京尹、两直隶行道府，预备羊酒、彩币，重者钦差亲賚玄纁迎入布政司及府，或者竟賚到门。见任文武大小官员齐集开读，敦趣就道。本官生处士或有抗志，尚烦周折。此时朝政纷然，百事草率；如此盛举，不考宪章。初下南京、继至芜湖、第三次亦就南京，不关抚按衙门；瑜故得直行其志。差官理屈，不能迫促）：本年三次蒙恩。隆武三、永历二年（阙）月，钦差恢剿直浙挂（阙）将军印、少师兼太子太师、赐尚方剑蟒玉招讨大将军、威虏侯黄某承制授昌国县知县，不受。本年十月，又蒙题请监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务，不受。本月，聘请军前赞画，不就。监国鲁五年正月，安洋将军刘世勳疏荐监纪推官，不受。随蒙署吏部事吏部左侍郎朱某拟兵科给事中、旋改吏科给事中，不受。随蒙礼部尚书吴某拟授翰林院官（大则坊、谕、赞、允，小则修、撰、编、简）；乘命未下，再三力辞蒙允（未知的系何官，未敢冒填）。本年三月，蒙巡按直浙监察御史掌河南道印王（阙）荐举孝廉，立刻疏辞（疏稿现存）。监国鲁九年，钦奉端敕特召（敕谕现存，谨誊黄奉览）。

通计征召、荐辟，除拟，除矛院疏荐外，凡一十二次，始终不受。此时天

下大乱，宪纲荡然；前后不相闻知，外内不相诏会。况瑜一意弢藏，严禁家人子弟不许一字宣露，止称生员。后因监国鲁王驻蹕舟山，间与朝会，理合开具朝单；恐涉欺君罪不可贵，是故酌量其中，权称贡生，犹然隐避初意。所以连次授官或京或外、倏高倏卑，殊无伦次，深貽识者之讥。其间荐主官衔、疏荐年月亦聊具大概，不能详记。盖之瑜少壮家修，本志功名钟鼎；痛愤憯壬构祸，立见社稷倾颓。幸邀两次特征，虽百年钜典远胜于科目、贡举，然颠厦非一木所支、大川岂一人攸济；且救焚当豫篝于曲突之先，枝柱必无补于栋挠之后：不得不忍情辞逊，原非欲沽名养高。高明自当洞察，毋烦琐屑具陈。即今通播贵邦，开明适以辱国。既承台命谆谆，礼难任情默默。略节奉览，举笔涕零。丑虏匪茹秽污中夏，不能报仇复国，深媿非人；岂敢裂冕毁形，大羞父祖！近见海滨扰扰，不堪共赋于无衣；独羨贵国彬彬，思欲托身于有礼。顾忠臣、义士，原有国者之所乐成；念秦穆、晋文，知图霸者莫与比烈。倘借丘园一席之地，自凿自耕；庶征培植累世之恩，不降不辱。且瑜多方晦迹，事势久则必明；他日中国复兴，未必非友邦辑睦所系！更希涵监，不尽敷宣。

●答源光国杂问

仆系出于邾，后更为邹；秦、楚之际，去「邑」言朱。汉兴，流转鲁、魏之间。始祖为朱晕，汉丞相也。后有朱辅、朱穆，亦为三公；穆之直声震于朝廷，而吏治称之。入国初，先祖于皇帝族属为兄，雅不欲以天潢为累。物色累征，坚卧不赴；遂更姓为诸。故生则为诸，及祔主入庙，题姓为朱。仆生之年，始复今姓。仆族人谓寒宗为晦庵先生之系，其子为余姚令，故留居于此；持其诰敕、画像、家谱来证，中间惟有一世不明白。举宗尽欲从之；惟仆一人不许，谓『一世不明，其不足据便在于此。且子孙若能自立，何必文公；如其不肖，虽以尧、舜为父，祇得丹朱、商均耳』！寒宗入国朝来，登乡、会榜者七十九；如以仆征聘敕召冠之，则八十矣。贵国之法，只字片纸亦必简阅；少有违碍，一概投诸水火；墓志行状，何得携来！且先人例应谕葬，以国乱倥偬，大典未及举行；故诸事草草耳。

●与某

豚儿七岁能读书，日诵百行，一字不遗。然不能贤，胶柱而鼓瑟，不通于天下之理；仆甚不喜！然国变以来，亦能不为虏所污，隐居教授，家人藉以餬其口；不至如他缙绅家贫困狼藉，差强人意耳。大明未乱之时，合天下之缙绅，惟仆家独贫；国变之后，合天下缙绅，惟仆家独安。上蒙祖父世德，下亦赖豚儿舌耕餬口也。甚荷上公厚爱无已，然仆不敢轻出一言。闻诸孙多人，长者又当有子，则豚儿一年馆穀，常养二十人内外也，其贫可知矣；恐不能读书。其贤、不贤，益不可知矣。每思得一孙到此，方知先父母坟墓平安否；然不敢

轻举。今年夏、秋间大泥船到，有一乡人赵姓者，其人似诚实；托其体访。若诸孙有佳者，携一人来；若未必佳，亦不敢轻易举动。仆亲戚沈鲁瞻一至海外，遂至性命之忧，事非易也。

上公大德，中心铭感。幸藉鼎言，先为致意；仆另当端谢也。

●与男大成

我以事无所益，已与汝作永诀；他日泉路父子相会，也总不必以家事乱我心绪。我家必无喜事；即有凶危，岂能相恤。故绝之耳，我岂非人情哉！

辛丑年曾寄一书于二郎，汝或闻之。我父坟近城邑，有事必遭践踏。我欲汝迁葬远处，同我母一山；或合、或不合，临时任汝酌议。我父故多年，恐骨殖俱朽；但作棺衾，掬取圻中之心，实于棺中而葬之，粗了人子之心。古人有书木板葬之者，亦此意也。汝母与汝继母，亦同葬此山；我总无归葬之理，不必悬母以待也。我高曾祖坟墓近城，而材木美大，必被残毁；然无可如何已。汝妹之柩，亦须搬回葬汝母之侧。此等事，汝今日做不来；但须先作经张，渐次寄汝为之。恐不言而死，死不瞑目也！

己亥年有杨姓、赵姓乡亲索家书，我恐为汝累，故不允；并不以行止告之。后其人复来，言汝家中事甚详，且言我孙甚多，是日孙女出嫁；未知果是几孙？汝馆穀餬口，而食指甚繁，其贫可知；然不能为汝助也！歠粥咬菜根，亦是好事；犹胜诸缙绅之家耳。汝伯父尚健饭否？汝诸兄何如？我以兄弟责善，又以满朝上疏弹劾，网罗密布，立刻擒拿；一时仓皇逃窜，不能入城与汝伯作别，至今悔恨无已。我兄弟一生如何友爱，而乃有此事！往年以恋恋汝伯父故，一步不离，是以不至失所；虽我不动于名利而笃于兄弟，然亦皇天之所以默佑孝弟也。不然，十六年名节，一旦烟销雾灭矣。汝诸伯及诸兄，可为我一致问！亲家近况佳胜？宗中叔伯、兄弟、子侄，无有不爱我者；但须择其人之谨慎知事者，为我一通候问！

近多病，不能详尽；多在十七叔书中。我遭家多难，汝当冠时，未曾冠汝、字汝；今汝有子、有孙而名之，非礼也。欲作一字寄汝，又有不可。盖汝之有字旧矣，今作一字遗汝，欲遵父则不便于俗、欲从俗则违父命，故不可也。可将汝字写来，以便已后寄书也！可将我高、曾、祖、考卒年月日时详悉写来！我既居于此，当举祭祀也。

●祭显考某府君文（清康熙二年癸卯二月初五日）

维大明永历十七年岁次癸卯，二月辛丑朔，越五日乙巳；孝男之瑜谨以黄流庶羞之奠，致祭于显考皇明诰赠光禄大夫上柱国府君、显妣皇明诰赠一品夫人前封安人之神位曰：

良辰届在仲春，值兹初度；不能称觞而上寿，胡乃灌鬯以降神！涕长陨而

摧心，哀矣久伤彼岵；罪难穷于擢发，生而早丧其天！适当百岁之期，已抱过甲之痛；恨人事至不齐之极，故君子有终身之丧！冀酬罔极于将来，历溯有怀乎既往。未九龄而背父，早知匪蔚而伊蒿；逾六旬而思亲，空自呼天而抢地！老莱之子犹着斑斓之衣，戏庭何豫；方髭之雏递服斩衰之重，泣隅何辜！虽天性禀于父精，而式穀未渐庭训。黄口之伎俩有尽，止希乞怀抱之怜；蓼莪之少好非其，何足测方圆之用！音容已不能得诸想象，心神岂尚能识其规恢！恍惚可追，颂难述肖。翘首跂足，不能及几杖之父书，加膝和颜，惟日哺豆觞之口泽。孝亲教长之大略，仅仅得之故老之传闻；弟弟怡怡之款诚，种种犹是儿时之目击。方且昧于东西南北，奥莫窥于礼乐弓箕。乡先达爱屋及乌，谬有头角之誉、公辅之期，岂真如仲谋之子；我后人肯堂貽燕，乃至世德莫传、墓田莫扫，何容愈伯道之儿！故天下有无食、无庐、无衣、无褐之人，而莫穷于无怙；世间亦有瘖聋、痿痹、狂谵、孑孓之疾，而莫病于少孤！见人可喜之事而伤情，过遇伤情之事而泣血。家国地涂一败，吾亲舍违廿年；不敢自同于犬羊，又复两乖于忠孝！昔在交趾，慨慷辨折，风节或善于平陵；今居日本，学陋德凉，闻望犹惭于潞国。既不堪是父之子，又何足为人之师！岁饩粟于安东，无忝食伯夷之树；生自绝于嬴博，何日凭延陵之碑？诚知至亲之无文，宁敢陈芜词而将父；奈何疾痛而无告，庶几沥血诚以吁天！一滴格于九泉，谁云有酒之既载？肆筵越在两国，妄希「如在」而来歆！其以庶孙大咸（字咸一）、孙女高（字柔端）祔享。尚飨！

●答小宅生顺（清康熙三年甲辰）

初识荆颜，惓惓慰谕；深铭厚意，敢效区区！仆以中华丧乱，义不应死；漂零海外，已二十年。幸蒙樾荫，许得留止贵邦，全忠臣孝子之节；非独有大造于仆，远近莫不闻知，亦所以章贵国之明于大义也。兹得偃仰栖迟，毕其余生足矣；宁敢有厚望哉！

仆初学之时，固有用行之志。逮夫弱冠不偶，彼时时事大非，即有退耕之心；荆妻颇能一德，饶有孟光、桓少君之风。而父兄、宗族、戚友不听，不得不勉强应世，实无心于富贵矣。壮年谬膺主眷，起家远过东山。然国是颠危艰难，十倍典午；是以屡违诏命。依稀蔡道明竟日临轩，举朝纠劾，祸将不测；星夜潜踪，自窜海曲。朴素民物为怀，绥安念切；非敢以石隐为高，自矜名誉。但一木之微，支人既倾之厦，近则为他人任过，远则使后之君子执笔而讥笑之，无为也；故忍死不为耳。仆事事不如人，独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一身亲历之事，固与士子纸上空谈者异也。今寂寥海壖，祇希十亩之园，闲闲泄泄；多者十余亩，种植瓜蔬易粟餬口。非为固厄，何有咨嗟！至于我道泰否、气运盛衰，仆不敢与闻；仆

固非其人也。若果士大夫专意兴圣人之学，此诚天下国家莫大之福、莫重之典、莫良之务！惟台台共相敦勉焉。仆虽远人，不惟举手加额，亦日夜拭目思见德化之成也！

又曰「除一方之害」；愚窃以为不然。仆闻之：本必先拨也，而后风颠之；心必先惑也，而后谗乘之。高堂广厦，主人旷而弗居，则必有狐狸鬼怪从旁窃入而据之矣；元神荣卫，不能自固，则寒热风邪交至侵寻而为之祟矣。上公元侯、大夫君子，果能知先王之道之为美，修而明之、力而行之、作而兴之、威而惩之，则政治自善而风物聿新；洪水平而鸟兽之害人者消、圣教明而异端之害民者亦消，又何待于除之而后去哉！此非和阳五山、京师五山能遗臭流毒巢穴而藁塞之，是乃主持政务者之过也。武将悍卒闲居退处，得禄而无所用、积金而无所泄；又上畏宪令，不敢有所举行。及夫细民富室黠慧之士饱食煖衣，群居无事，安能郁郁兀坐屋子下；乃思招提兰若引类呼朋，说法听经、谈因论果，冀忏从前之罪过，妄希身后之福缘。于是穷愁抑郁、罪恶过多之流，一鼓而牢笼之矣。彼释子恣其颠诬，万千变化；愚迷欲生极乐，一味贪痴。政如寒热风邪交侵迭乘而不已，岂非元气不固之患哉？彼诚知圣王之道之为美，则名教之中自有乐地，君臣、父子之际无限精微；家修之尚惧不足，何有余功及于邪径耶！仆故曰：是主持政教者之过也。

或者谓贵国尚武，何必读书！是未知古来名将读书者之多也。为将而不读书，则恃勇力而干礼义；能读书，则广才智而善功名：彼恶知之！

谬承深爱，故敢自献其愚；任笔极言，不顾忌讳。若夫自伤落魄，至烦援天以明诏之，仆实未尝有此。草庐容膝，歌咏先王，有敝门人安东省庵一人：志同道合，亦足为不孤；断齏划粥，亦足以不馁。生中国不用而不悔，安望居贵邦乃得行圣人之道：况景在桑榆耶！厚意诚无限，仆自揣陋劣，故不敢有此奢望也。连日以敝门人事须，报复迟迟，幸惟原宥！

●答小宅生顺问

问：交趾去南京几千里？所谓台湾、东京、安南皆交趾之种否？交趾，古五溪蛮否？

答：交趾先为布政司；以其数反覆，宣宗皇帝弃之。贡道由广西南宁，几及万里至京。东京、安南，即交趾也。台湾为海中一岛，近福州。五溪蛮，则湖广沅、辰之峒蛮也，非交趾。

顺曰：古来中国称我邦曰「倭奴」，是非我邦之通号；近世入寇贵国，皆筑紫九州之人乘乱逃逸，钞略沿漕，遂视之为盗贼。此不可不辨！

答：中国与贵国不通之故，皆边吏之罪；天子远在万里，竟不能知其情。仆久有此志，又平心夷气，绝无客气为梗于中：倘有中兴之日，仆得仗节归朝

，特当奏陈其颠末。若先朝露填沟壑，贵国之污名永永不白；而中国之边疆，未得无事也。入寇之时，淫乱惨毒备至；加之恶名，不宜入乎？

●与安东守约（清康熙四年乙巳）

贤契两次过长崎探我，五月初十日无故坚意欲回，有恙亦留之不住；致有前日之疾，■〈兀王〉羸困惫，心甚忧之！未知目下何如？腹痛泄泻，岂堪久而不止；久则脾泄矣。惟加意调摄；早痊，速寄我知之！前言江户寄书极便，云每月两次飞报；别来五十日矣，岂遂无一报耶！

不佞于七月十一日到东武，因冒暑致疾。十八日见水户上公，礼貌甚优；上下俱已申饬，肃然可观。次日早，即令儒生小宅兄到寓致谢；云『昨日有劳，诚恐受热，相公心不自安；特令某来致意』。此礼甚好。又云不佞老人有道，朱鲁璵乃字也，不敢称；欲得一庵斋之号称之。不佞答言『无有』。三次致言，今已将「舜水」为号。舜水者，敝邑之水名；古来大名公多有此等，如瞿昆湖、冯巨区、王阳明，皆本乡山水也。今拨住中房，修理完日入屋。十九日，上公奉命就国；来月初三、五启行。即日已画图遣去，复造房于水户；房屋完日，不佞复当至水户居住。明年夏秋，方得回江户。一别之后，遂与贤契如此辽阔；人生之事，何可意料！

上公大约有建学校之举；入境以来，德誉日隆，未闻疵政。久与之后，另当一一奉闻。必得款语，方可及于他事。奈适逢其匆匆，尚须异时也。观三省一事如此温言相答，必非不好士之君矣。三省近来颇跳跃，不循礼；小儿难驯易败，故须重慎也。且看后来如何耳。

时下令宠已当弥月之期，既得佳儿，即当速速于贵国主处附信闻报。仁者有后，不卜可知；然亦须一听佳音也。并将贵恙如何？详细寄我！外来往书稿三篇，附览。移房之后，或者少闲；然初到，往返必不能已也。

尊公不另书，幸藉贤契详悉奉闻。

●与陈遵之（清康熙五年丙午）

往时弟与兄数日不晤对，便胸中作恶；今乃以世事迁变，遂致分处各天。冉冉岁月，总无音耗；孤踪独处，何以为情！

己亥春，咸儿至，才闻动定。知兄悦豫安好，门阑亨泰；尊嫂亦康健无恙，令爱王伶俐足以悦亲；稍慰阔怀。兄性安舒和厚，其得上寿者，理也；嫂氏如此弱质、如此重病，乃亦至今安宁，此诚喜出望外。

十余年来，在交趾时，已知小女柔端故于七月十四日；然此书之到已迟数年，书尾不载年月，未知其终于何年也！小女性刚决，身佩利器者多年，日夜不离；弟素忧之，嫂氏亦素忧之。今未知其死之故！但闻嫂氏与令爱哭泣无度；又闻兄家祭毕，次日别设祭筵，为位陈设裳衣，嫂氏酹酒痛哭，令爱哭之甚

哀。诚感嫂氏过爱此女！吾女明德淑顺，动合矩度，不独乡邦称之；即璵嘉兄之主自命一世人豪，且于纲常伦纪之间不甚关切，亦深为叹服曰：『非此父，不生此女』！弟宁不痛之！且乱离以来，诸家祭典隳废，弟岂不欲嫂氏数数而祀之，即吾女可以无馁；但异姓之女而专祭于陈氏之门，恐于礼不合。惟兄酌之！乞兄将其死之年与月日时示知，并将其死之故寄我！辛丑年烦许疑之寄书，内言此事；未知其沈浮也。吾女举世无与比，又弟所钟爱，岂致疑于骨肉之间；弟今当为文以祭之。但恐一时少有差违，而弟直言其生平，便有誉儿之失。此文一出，虽无媿于人之耳目，而有愧于天地。故宁迟之一、二年，必待兄与我子侄之书至而后成之、而后为位而哭之也；千万千万！

咸儿即于此年六月十七日患伤寒；五日而热除，弟禁其饮食。次日，虞氏之母昌言曰：『老相公没主张！如此热天，久不进食，必致不起；后生强旺，必不能堪此』！时宾客如云，必要求见；弟出见客，而窃以稀粥铺之。是夕即复热，喘急一夜而亡。此子惑于邪言，以口腹而丧其身，固不足惜；特弟老年失壮子，更觉伶俜孤苦耳！寄柩他山，未知存毁。

叔公处何如？叔婆安好否？弟不能尽分毫情礼，于心歉然！彼时候四舅不至，故致此大欠缺也。元实兄、斗东弟，近状何似？欲如往时欢聚，复可得耶？姚亲家近况必佳？兄曾孕育佳儿否？共有几子、几女？兄家本不甚饶，祇以伯母勤力所致；迁革之后，不致销落否？诸家祈兄乘机一问之！彼此耆耄之年，不能少有寄将，而但空口问讯，诚媿于歆！然情之所至，自不能已也。令甥必佳招官老成来（？），与前应不同。

弟飘流无已时，近亦留住日本。日本国之禁，三十余年不留唐人；留弟乃异数也。

去年六月，应宰相源上公之招，来至江户，极蒙优礼；在日本国，共诧以为未尝经见之事。上公乃为当今之至亲尊属、封建大国，列为三家。盛德仁武，聪明博雅；从谏弗拂，古今罕有。弟处宾旅之位，不能有所裨益；而尸位糜饩，深用为媿。上公让国一事，为之而泯然无迹，真大手段；旧称泰伯、夷、齐为至德，然为之而有其迹，尚未是敌手。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若如此人君而生于中国，而佐之以名贤硕辅，何难立致雍熙之理。世子亦能仰体尊意，近更婉曲绸缪。弟于如许大功名、大权势，弃之如敝屣、逃之如没溺；岂今墓木已拱，乃思立功异域！但遭遇如此，虽分在远人，亦乐观其德化之成也。

此书与兄作永诀，故缕缕至此。闲暇之时，每饭心未尝不在兄所；然今生岂能有再见之期，徒虚想耳。倘弟诸孙中有可者，兄但预先点简一人，八岁以上至十余岁皆可；英俊有耻者为上、性行纯洁者次之、循循雅饬者又次之，若

粗野顽劣者则不如不来为愈。俟明年有便，当为之计也。先父母坟墓事，在小儿书中；幸祈阅之！兹不能尽，种种均附来友口道；来友颇似真实，不必过于惊疑。中怀无限，不能尽悉，心炤而已。

●答黄德舍

十月二十二日得贤侄手书，欢喜之极！此书得之意外，不及开缄，执书而与二三门人言贤侄少年老成，在舟周全，到贵乡事事周匝，宛然如在目前。其年事不如意以后，竟不相闻问。今忽得此书，遂如面晤。今相去数千里，安能使至此欢然道故！

开缄知尊翁、尊堂相继辞世；七年困顿，惨然心目！令弟几人？颇能成立否？若贤侄独力赡养之则大费拮据，奈何！然无父之子，更须加意收衄教训，不可使之失所！

令亲延到东宁，景况何如？先年曾有附候书，彼时已知事绪不佳，亦有少物寄将；大约托俊使，今已失记的确矣。蓝三官既已不幸，有令郎否？其家何如？兴官何如？许仕官何如？

承寄细袜一双领到，谢谢。此间无物可以申意，薄具白金十两，少展畴昔之意；惟祈监存！来书无月日；己后有书，须一到即寄，迟则无及也。

●答奥村庸礼（清康熙八年己酉）

二月十三日接贤弟手书，知公务填委；询来使，知新禧骈集，又知有益禄之庆；深为慰悦！凡在知交，亦与荣施；况不佞谊更深切乎！

不佞今年七十，拟于旧冬告老；适值宰相上公无暇，延至今年正月二十四日，此书方得上达，而上公不允。不佞以老迈愤昏，意在辞谢西归；书到时，事在未定，故不即答。其后上公屡屡遣人致意，谓不佞客也，与他仕者礼异。而上公日夕亲近之人，到寓备言上公礼意之厚，且云『任凭先生如何说，上公如何肯放先生去』。其人又缜密，言必不苟。不佞思归亦无家，与中原人居中原者不同。且上公意思勤勤恳恳，而必欲辞归，近于要君微名矣；于礼未为至当，故不敢复言。明年会当辞禄，惟留少许以养生耳。目下拟作身后之事，材木既难得，但市一中下者以为之殓手足形，使之速朽已耳。三月来，遂有游赏文字之役。四月初二日病起，遂连连绵绵一病缠身，无三、四日清燕；至十一日来稍可。

七月间，复惠翰札，兼承越中白麻布五疋、能登鲭鱼二十尾；即欲作书奉答，而次日即病，至今缺然！而贤弟惓惓勿替，问遗相继；时于木顺老处展转问询，又于门人弘济处访察贱体何如。贤弟之于不佞，可谓深挚而婉曲矣，谢何能尽！至于七十贱辰，本不足称庆。荷上公厚恩，无所不至；虽至微细事，莫不精虔恳恻：富而不骄、贵而能降，使人感刻涕零，不独几杖之锡而已。

闻之于远，未能详尽；且人能见其外，未能知其诚。不佞际此殊遇，深愧无以为报。贤弟闻之而喜，宜乎其喜也；乃又远颁厚贶，受之为赧！但谊在通家，势无可却，惟怀铭佩也。

令郎于今冬完姻，又闻子舍甚嘉；此是诒谋大节，高、曾以下咸宠赖焉，深为贤弟喜之！外具湖笔、斗方二种，其乃秀才人情而已；惟希炤存不宣。

●答王师吉

展读翰教，真有再生之喜。前年弟力劝亲翁稍迟观望，而亲翁急于求富，攘臂先登。去后遂闻闽、广凶耗，深怀危惧；内地大哄，而外船自投罗网，岂能安全！嗣后频闻异同之言，益致忧疑；每每与高尾兵左卫门言此事，深咎亲翁好勇。八、九月间，忽书中有「三官」字样而不言姓，心固疑之。岁终忽接手书，抵掌大笑；无端别得一益友，喜可知矣！虽资本亏损，然当以身为重，不可熊掌、生鱼必求兼；果有此，彼苍亦不佑也。

弟六月间行，欲与诸亲友一晤而不可得；诸事当备于兵左卫门家报中，更不复赘。近者上公礼待日益隆重，今年正月以来，赐肩舆直入朝中。二月间，弟下体患一肿毒。上公亲临视疾，事事周摯；使命馈遗络绎于道，诸卿大夫无不亲来视问。半月之间，上卿有视问八次者。方之于古，惟魏文侯之于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或者庶几。今上公聪明仁武远过文侯，而弟朴■〈木敕〉椎鲁，大媿此三贤矣。特恐黔驴技尽，为诸乡亲羞耳！

上公谕令接取小孙来此；若得一可意者，晚景少为愉悦，稍解离忧耳。一到长崎，便须蓄发如大明童子旧式；另做明朝衣服，不须华美。其头帽、衣装，一件不许携入江户；弟不喜见此也。其随来之人，不妨以日本衣易之，亦不可以彼衣被体。祈亲翁与文伯兄商之教之！

●与诸孙男（清康熙十六年丁巳四月二十一日）

我离家三十三年，汝辈之生，尚不得知，况能育养成长。汝父教授黼口；前箸里堰杨姓者来，云我孙甚多，食指繁，则家道益致艰难矣。然汝曾祖清风两袖，所遗者四海空囊。我自幼食贫，蠶盐疏布；年二十岁，遭逢七载饥荒，养赡一家数十口，无有不得其所者。汝伯祖官至开府，今日罢职，不及一两月家无余人。宗戚过我门者，必指示人曰：『此清官家』；以为嗤笑，非赞美之也。岂但我今日独薄于汝辈；勿怨可也。

我今年七十八岁，衰惫不可胜言；思欲得一子孙，朝夕侍奉。汝父虽无恙，年将六十，不可远行；且又一家资以为生者。汝兄弟中，择一性行和顺、举止端谨者来。有才者不可来，留以力养父母、主持家门。年十五、六以上，即可。汝辈既贫窘，能闭户读书为上；农圃渔樵，孝养二亲，亦上也。百工技艺，自食其力者，次之；万不得已，佣工度日，又次之；惟有虏官不可为耳。古

人版筑鱼盐，不亏志节；况彼在安平无事之时耶！发黄齿豁、手足胼胝，来亦无妨。汉王章为京兆尹，见其子面貌蠢恶、毛发焦枯，对僚属便黯然销声；我则不然也。为贫而仕，抱关击柝，亦不足羞；惟有治民管兵之官，必不可为！既为虏官者，必不可来。既为虏官，虽眉宇英发、气度娴雅，我亦不以为孙。凡事但禀命十七叔公同汝外祖而行，亦须各讨一亲笔书以为验；勿谓我无书遂不答也。

十七叔公及汝外祖姚亲翁皆盛德君子，敦重温和，理当有寿。十七叔婆无恙为慰；为汝姑娘数年痛伤，哭泣不已，恐或以此致疾未可知！十七叔公今年七十四，汝外祖与我同年生，若得回籍叙述兴亡，足为一乐；未知有此日否？祖宗坟墓托汝，亦力不能及。来时，须往汝姑娘殡前辞行，直言所往；汝姑娘性至孝，且魂气无不之，或自随来也。十七叔公书，略则不可、详则恐为渠家累，故不为也；即以此书送看。汝来时，须得二人跟来。我家旧仆，老者凋零、壮者星散，阿钟、大招、小招虽最小，亦将六十，随行亦自无用；且亦不知在否。

闻汝表姑哭汝姑娘，每祭必致哀恸，数岁何能如此；今适谁氏？伯祖尚存否？汝从母几人平安？往年呼汝二伯，此信曾到否？今来亦不能见矣！姚亲翁家，不待访问，自然知悉。马渚陈四太叔婆尚健否？惟庶出一子，今何如？西门南城下邹元实一家，此我自幼同窗；其东邻斗东叔公，元实长我一岁、斗东少吾一岁，亦同窗；俱无恙？东门成我叶年伯讳大受者，其家无恙否？大约住黄山桥园中三亩田头。恕铭先生讳锦者，其家无恙否？其余欲问者颇多；但汝来不宜昭彰，止问此数家最相切者而已。

外阁部陈木叔老师讳函辉（原名炜），台州临海人；乃我本房座师，与我相契。

今有子孙否？子孙何如？住宁海亦未可知。礼部尚书吴稚山老师讳钟峦，常州武进人。此我恩贡座师也；我贡劄「为开国来第一」，乃吴老师笔也。今其子孙何如？吏部侍郎朱闻远老师讳永佑，松江华亭人。其子望侯，今何如？我欲携其幼子某官来，老师见识不明，而止留得一人；斯幸已。已上三家，汝不能亲往，须汝兄弟一人特去；或不能及待，汝行后问得的确，寄书亦可。常州五、六日程，台州三、四日；若至松江，须便问阁部张颛渊家何如？颛老张肯堂，松江华亭人；欲与我相亲，我三次拒绝之，是以与我极不相好。然其临死一节可取，不料其能决烈至此！其子张至大无恙否？住松江东门外张塔桥北。胡钟有家何如？令尊号慰余，尚健否？住寿星桥下塘（即张塔桥东）。

四月二十一日书。

此书本与汝父元楷（字是士则否？今忘之已）；旧年有一卢姓者来，云已

物故。我虽不信，然五十七岁人，死亦常事；故寄与汝辈耳。

● 与孙男毓仁（清康熙十八年己未）

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住长崎十九富商连名具呈恳留，累次俱不准；我故无意于此。乃安东省庵苦苦恳留，转展央人，故留驻在此；是特为我一人开此厉禁也。既留之后，乃分半俸供给我；省庵薄俸二百石、实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两次到崎省我，一次费银五十两，二次共一百两；苜蓿先生之俸，尽于此矣。又土仪时物，络绎差人送来。其自奉敝衣、粝饭、菜羹而已；或时丰腆，鱼鰕数枚耳。家止一唐锅，经时无物烹调，尘封铁锈。其宗亲朋友，咸共非笑之、谏沮之；省庵恬然不顾，惟日夜读书乐道而已。我今来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意，前后皆不受；过于矫激，我甚不乐，然不能改也。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汝不知名义，亦当铭心刻骨，世世不忘也。奈此间法度严，不能出境奉候，无可如何！若能作书恳恳相谢，甚好；又恐汝不能也！

● 答野节问

问曰：贵国恢复之事，自周之衰以来，汉、晋、唐、宋一破而难再续；上无龙德之人、下无风云之化，则民庶皆有励志，然谁适从乎？况夫诸豪各抱自计之心，遂不得恢复之功，可深叹也！

先生答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恢复之兵，誓心天地、忘身忘家，然后天心格、民志一，东征西怨、南征北怨；一有自私自利之心，则豪杰窥其衅而四方解体矣。袁本初、曹孟德，其榜样也；况才略又万万不及孟德者耶！

问：明季先生交游之际，必有怀义秉志而不屈虏廷之士；若能有以礼招之者，肯至于日本乎？

答：三、四月前致书奥村显思云：『不佞视贵国如一家昆弟、父子，尝怪周虢量窄意偏，尊中国而贬秦邦，岂足语于圣贤之道』！仆虽浅陋，非无此意。但见贵国人意思殊不如此，所以此念灰冷。倘国君好善，厚礼招贤，自应有至者；但患无移风易俗、发政施仁之志耳。惟是近来士人，既已剃头辮发，甘心从虏；虽筑黄金之台，恐来者无乐毅、邹忌之徒也。

问：文章之士，党首者何人乎？吴三桂亦其徒乎？

答：吴三桂，武人也、世胄也。文章之士之为党首者，其初起于李三才之躁进，邵辅忠、尚葵之轻薄卑微；其后，周延儒、许誉卿、钱龙锡之徒，纷纷不可数矣。

问：前日闻刘宗周，道学之徒也；吴牲、郑三俊，亦其徒乎？尝见「明季遗闻」有「北京殉死之士皆赐谥」之事。顷日考之，不载王侍郎；无赐谥乎

？邹漪不知而不载乎？

答：刘念台盛谈通学，专言正心、诚意。郑三俊先任大司农，颇着政绩；后为大塚宰，亦有清操，方正不逊于刘。吴鹿友有用之才，其制行则与二公不同；惜乎时不足以展其才，初叩枚卜，事已不可为矣。王侍郎为浙直经略，其事在后。

问：施邦曜，先生之所亲也；亦在赐谥之中？

答：施四老，为仆表兄。在围城之外，入城就死；其促家兄曰：『汝领敕已久，何故不出城！此城旦夕间必破，吾特来就死耳』。观此，知其烈烈过于诸公矣。

问：前所呈「明季遗闻」及「心史」，未开卷否？

答：明季以道学之故，与文学之士互相标榜，大概党同伐异。邹漪南直之常镇人，朋党之俗不能除；故其毁誉，不足尽信。且其笔亦非史才，但取其时事以备采择耳。

问：邹漪亦文章之徒乎？

答：大明之党有二：一为道学诸先生，而文章之士之黠者附之；其实，踏两船占望风色，而为进身之地耳。一为科目诸公，本无实学，一旦登第，厌忌群公，高谈性命；一居当路，遂多方排斥道学，而文章之士亦附之。仆平日曰：明朝之失，非鞑虏能取之也，诸进士驱之也；进士之能举天下而倾之者，八股害之也。

●附录

●舜水先生行实日本今井弘济、安积觉同撰

文恭先生，讳之瑜，字鲁璵（鲁作楚，非也。印章讹「楚璵」，不复改刻；故人或称楚璵），姓朱氏，号舜水；明浙江余姚人。其先封邾，「春秋」所谓邾子也；后改为邹。秦、楚之际，去「邑」为朱。汉兴，流转鲁、魏间。在东汉时曰翬、曰穆，俱显于世，亦其先也。元季，明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当时远祖某（名阙），帝之族兄也；雅不欲以天潢为累。帝物色累征，而某甘卧不起，帝不能夺。家居终身，改姓为诸（汉音：朱、诸音相同）；及祔主入庙，题姓为朱，子孙复今姓。高祖龙山处士（名阙），不仕；卒家。高祖妣黄氏。曾祖讳诏，号守愚；累历显职，诰赠荣禄大夫。曾祖妣孟氏，诰赠夫人。祖讳孔孟，号惠翁；诰赠光禄大夫。祖妣杨氏，诰赠夫人。父讳正，字存之，号定寰，别号位垣，累迁总督漕运军门；及卒，诰赠光禄大夫、上柱国。妣金氏，前封安人，诰赠一品夫人。先生，其第三子也；以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十月十二日申时生焉。

幼而颖悟绝伦，殆若成人。九岁丧父，哀毁踰礼。初从慈谿李契玄学；及

长，受业于吏部左侍郎朱永佑（永佑字爰启，号闻远。登甲戌进士第，历太常寺卿。松江华亭人）及东阁大学士兼吏、户、工三部尚书张肯堂（号觊渊。为福建巡抚。松江华亭人）、礼部尚书吴钟峦（钟峦字峦稚，号霞舟。登甲戌进士第，历广东广西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佥事。常州武进人），研究古学，特明诗书。初为南京松江府儒学学生，所谓秀才也。少抱经济之志，动辄适礼；宗族及乡先生，多以公辅相期。弱冠，见世道日坏、国是日非，慨然绝进仕之怀，而有高蹈之致。每对妻子云：『我若第一进士、作一县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诵德、上官称誉，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获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浅衷激烈，不能隐忍含弘，故绝志于上进耳』。乡党每有疑难，先生片言折之。尝有人携家谱来，谓曰：『我朱文公之裔也；文公之子为余姚令，子孙因家焉』。意欲认先生为同族。及阅谱，世系大同，而唯有一世可疑者。宗族皆欲从之，先生正色曰：『一世不明，则余不足据。方今九族尚不能敦睦，何用舍近求远耶！狄青武人，尚不认仁杰。若能自立，自我作祖；弃其先德，则四凶非圣人之后乎』？宗族皆服其卓识而从其言。

先生始娶叶氏，先歿；继娶陈氏，志意克谐，事姑尽孝，能安贫贱，有短裳挽鹿之风。年至四十，欲弃举子业，退安耕凿；诸父兄弟爱其器度可大用而不许。于是每逢大比，徒作游戏了事而已。或有劝显达者，则恬然不省。崇祯某年，提督苏松等处学政监察御史牙某（名阙）举文武全才第一名，薦于礼部。崇祯十六年（癸未）十月，幕府辟为监纪同知，不受。寻擢恩贡生；考官吴钟峦贡劄称为「开国来第一」。十七年（甲申），诏特征，不受。弘光元年（乙酉）正月，又诏征，亦不受。四月，即授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就家拜官为即授），监荆国公方国安军，不拜。于是台省交章论劾『之瑜偃蹇，不奉朝命，无人臣礼』。先生即不别家人，星夜逃避海滨。此时左良玉之子梦庚背叛报急，羽檄张皇，故得免于逮捕。既而自舟山至日本，转抵交趾。未几，还舟山。隆武三年（丁亥、永历元年），舟山守将招讨大将军戚继光侯黄某（名阙）承制授昌国县知县，不受。十月，又题请监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务，亦不受；聘请军前赞画，不就。

永历五年（辛卯），舟山诸将互抱疑贰，欲相屠杀。清兵将至，先生豫料祸败，欲自舟山至安南而阻风，转至日本。先生素与经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号完勳）深相缔结，且与舟山诸将密定恢复之策。时王翊兵势颇振，屡立战功。盖先生所以屡至日本者，欲以王翊为主，将乡导而借援兵也。然在日本，未尝露情泄机。既而王翊战败被擒，不屈而死。久之，先生得闻其讣，然莫详其月日，乃以八月十五日设祭祀焉；哀悼激烈，发于其文。尔来每逢八月十五日，杜门谢客，怆然不乐，终身废中秋赏月。

自是而后，先生归路梗塞，然以日本禁淹留外邦人，复过舟山。六年（壬辰、监国鲁王五年）监国鲁王驻蹕舟山时，安洋军门刘世勳疏荐监纪推官，不受；吏部左侍郎朱永佑拟兵科给事中、旋改吏科给事中，亦不受；礼部尚书吴钟峦拟授翰林院官（先生自书履历曰：『翰林院官，大则坊、谕、赞、允，小则修、撰、编、简。乘命未下，再三力辞，故不知保何官』），辞而不就。时先生有浮海之志，偶在舟中为清兵所迫胁，白刃合围，欲使就降髡发；先生誓以必死，谈笑自若。同舟刘文高等七人感其义烈，驾舟送还舟山。因是巡按直浙监察御史王某（名阙）嘉其节操，荐举孝廉，不受，上疏固辞。时天下大乱，宪纲荡然；先生虽有志于匡救，而时事不可为，故累蒙征辟十有二次，前后力辞。

七年（癸巳、监国六年）七月，复来日本。十二月，复赴安南。先生雅有意于经历外邦，以资恢复之势。是故东南海外，虽暹罗小夷亦曾至焉。监国九年（丙申）三月，鲁王特敕征，敕书降自舟山，而先生东漂西落，莫能速达；至明年（丁酉）正月，始达交趾。先生特制处士衣巾，设香案开读，叩头谢恩，歔歔慷慨。欲自海路赴思明而就征，适遭安南之役，不果。

所谓役者，是时安南国王檄取中国识字人，差官举以先生；一时掩捕，如擒寇虏。而使先生面试作诗写字；先生不作诗，但书『朱之瑜，浙江余姚人，南直隶松江籍。因中国折柱缺维、天倾日丧，不甘薙发从虏，逃避贵邦。于今一十二年，弃捐坟墓妻子。虏氛未灭，国族难归；溃耄忧焚，作诗无取』。该艘作色（该艘，交趾吏目），百般恐吓，欲令屈服；而先生毫无沮色。其间往复之言，忠愤义烈，激切慨然；夷人亦为之改容。遂将至外营沙（国王屯兵之所），即日命见。文武大臣悉集，露刃环立者数千人，意欲令拜国王；或慰谕焉，或怒逼焉。先生故为不解其状；差官举仗画一「拜」字于沙上，先生乃借其仗加一「不」字于「拜」字上。又牵袖按抑令拜，先生挥而脱之。国王大怒，令长刀手押出西行。先生毫无顾盼，挥手即行，心决一死耳；遂将赴该艘所。于是阖国君臣震怒，必欲杀之。而先生执意弥固；有黎医官者，从容劝谕曰：『君必不拜，见杀无疑。何不自爱至此』！先生厉声曰：『今日守礼而死，含笑入地耳。何必多言』！次日黎明，自取牖下水洗沐更衣，撮土向北拜辞讫；俟天明，内楼供奉敕书拜讫，附吕苏吾嘱托后事。谓黎医官曰：『我死后，料尔辈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题曰「明征君朱某之墓」。国人稍稍探知其无事遭难，乃有叹服而称奇者。国王亦差人访知举动，知其履历事实，于是擅杀之计弛而任用之心萌矣。然先生未之知焉，独在困厄之际，惟恐身名埋没于外夷而无达于天朝，乃密草奏疏，且录遭役本末，封付王凤，使上于鲁王。数日，国王致书于先生，令仕；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陈平在汉而汉兴』等语。先

生复书拒之。自此而后，阖国君臣悉知先生贞烈义勇，凛乎不可犯，反相敬重；如国王之弟亦至，称为「大人」。其敬服如此。时国王遣人书一「确」字来问，先生解以「坚确」之义；遂使先生作「坚确赋」。先生既无拘留之患，欲浮海而归，乃书辞国王。归至会安寓中，盗窃罄空，亲友皆言是居停所为，显有证据；而先生明察非寓主之所为，一概不究，诸人笑以为痴。后事发竟与寓主无涉，诸人嗟叹，谓非常人所能也。其后先生录遭役本末往复事实，名曰「安南供役纪事」。

先生欲归桑梓潜察中兴之势，而屡经窘迫，资装匱耗；乃又上疏鲁王，陈其情状。明年（戊戌）夏，又至日本。盖因鲁王之召而欲从日本抵思明，亲据情实而决去就也。是时海内幅裂，兵革鼎沸，欲从安南直赴，则行路艰涩，是以欲取海路。而舟山既陷，先生师友拥兵怀忠者，如朱永佑、吴钟峦等皆已死节；先生闻之，进退狼狈。然欲审察时势，密料成败，故濡滞沿海，艰厄危险，万死如发。于是熟知声势不可敌、壤地不可复、败将不可振，若处内地，则不得不从清朝之俗，毁冕裂裳、髡头束手；乃决蹈海全节之志。以明年己亥（日本万治二年），又至日本。

先是，筑后柳川有安东守约者（号省斋），钦其学植德望，师事之，深体先生忠义之心。知其归路绝、宿望沮，固请先生留日本，先生从焉。乃与同志者连署，白长崎镇巡，镇巡许之。然先生流离屯蹇，四海空囊，孤身飘然，不能自支。守约乃分禄奉其半，先生辞以过多；守约曰：『先贤有以麦舟救朋友之急者。古人称师与君父，所在致死；况其余哉！然则义当悉献年俸，自取其三之一；然辱爱之深，恐不许之故，今取其中，以分其半。若非其义、非其道，则奉者、受者犹之匪人。老师高风峻节，必不受不义之禄，岂以守约之所奉为不义之禄乎！守约百事不如人，惟于取与欲尽心以合理；若拒之，则为匪人也，岂相爱之道哉！』先生重辞以心不安；答曰：『守约为生丰于老师，则岂于心安乎？纵使倾家奉之，志则在矣，难以致久，故酌其宜以中分之；有余则不在此限，不足则亦不必如此：愿不过为虑也。守约尊信老师，本非为名；老师爱守约，亦岂有私！惟欲斯道之明而已』。先生乃知其志不可移而许其所请。自是守约任宦之暇，穷微探颐，学术顿进。先生虽客寓于兹，莫不日向乡而泣血、时背北而切齿，惟以邦讎未雪为憾、不以阖室既破为悲。所恃者旧邦二、三之忠臣，所仰者明室累世之积德耳。

辛丑岁（宽文元年），守约问明室致乱之由及恢复兵势，先生乃撰书一卷答之，名曰「中原阳九述略」。先生幼时，尝梦「夜暖溶霜月，风轻薄露冰」二句；因以「溶霜」名斋，而未知其兆。及在日本，习其风土，恍然自悟曰：『吾漂零海外，命也夫！』

癸卯（三年）春，长崎大火，先生侨屋亦荡尽，因寄寓于皓台寺庑下；风雨不蔽，盗贼充斥，不保旦夕。守约闻之曰：『我养老师，四方所俱知也。使老师饥死，则我何面目立乎世哉』！即时赴之，拮据绸缪而还。

甲辰（四年），我宰相上公遣儒臣小宅生顺于长崎，采访硕德耆儒。生顺屡诣先生，谈论古今；谓先生曰：『东武若有奉先生为师者，能东游否』？先生曰：『兴学设教，是国家大典，而在贵国为更重。我深有望于贵国，但以我才德菲薄，何遽足为庠序之师。至若招我，不论禄而论礼，恐今日未易轻言也；惟看其意何如耳』。及顺归，上公备闻先生才德文行。明年乙巳（五年），禀明公廷，聘召先生。先生乃与译者及门人，议其去就；皆曰：『上公好贤嗜学，特召先生，不可违拒』！先生乃应其聘。七月，至武江。自是礼接郑重，待以师友。八月，上公就邦；九月，迎先生至水户。十二月，归武江。丁未（七年）八月，又至水户。每引见谈论，先生援引占义，弥缝规讽，曲尽忠告善道之意。上公亦与之论难经史，讲究道义。冬，上公铸钟簋于城楼以备警时，乃使先生作铭，自书于钟。及上公构高枕亭于绿冈，又使志其亭。

先是，上公欲为先生起第于驹笼别庄。先生力辞数四；且曰：『吾藉上公之眷顾，孤踪于外邦，得养志守节而保明室之衣冠，感恩浴德，莫之大焉，而不能报其万一；至于衣之、食之、居之或丰或俭，则未尝置之怀抱也。且吾祖宗坟墓乔木秀美，想必为虏发掘剪除；每念及此，五内惨裂。耻逆虏之未灭、痛祭祀之有阙，若丰屋而安居，非我志也』。上公慰谕恳至，乃勉从之。

戊申（八年）二月，归武江新第。先生常念守约倾心之笃，每通书信。或寄黄金衣服，以据情素；守约领其轻，还其重。先生乃代金以绢帛，书谕之曰：『昔及相见，分微禄以其半贍不佞；贤契敝衣粝食，乐在其中。盖以我为能贤以为道在是也，岂有有道之人而忘人之德者乎！贤契而忘之，则可也；不佞而忘之，尚得谓之人乎？大凡贤者处世，既当量己，又当量人；贤契自居高洁，则不佞处于不肖矣。不几与初心相纒缪乎？况非所谓高洁乎』！自是不敢拒而受之。

己酉（九年），先生岁七十；自以年老神耗，欲辞西归，乃启陈其意。上公嘉其肫笃，慰勉款曲；先生不得已而从之。十一月十二日先生诞日，上公设养老之礼，飧先生于后乐园，授几杖而礼养焉。十六日，亲临其第，酒馔币帛，礼接稠叠；新制屏风，画以倭、汉年邵德高者六人（武内宿称、藤原在衡、藤原俊成、太公望、桓荣、文彦博）祝其遐寿，尽欢而归。是岁，先生作「诸侯五庙图说」，博采众说，通会经史，旁考古今，以理折衷；识者皆谓不朽之盛典。

庚戌（十年），先生以桧木作寿器，制度周密，漆而藏之。先是，每岁欲

用油杉制之，而终无良材称意者，故以桧木代焉。乃谓门人曰：『我既老在异邦，自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也。而或一旦老疾不起，则骸骨无所归，必当葬于兹土。然汝曹素不知制棺之法，临期苟作，则工手不精、制度不密；数年之后，必致朽败。后来倘有逆虏败亡之日，我子若孙有志气者，或欲请之归葬；而墓木未拱，棺槨朽敝，则非徒二三子之羞，亦日域之玷也。吾之所以作此者，非为手足也，为后日虑耳；况礼有七十月制之文乎』！是岁，上公使先生作「学宫图说」，商确古今，剖微索隐，览者若烛照而数计焉。上公乃使梓人依其图而以木模焉；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栋梁枅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先生亲指授之；及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喻缜密，经岁而毕。文庙、启圣宫、明伦堂、尊经阁、学舍、进贤楼、廊庑、射圃、门楼、墙垣等，皆极精巧。及上公作石桥于后乐园，先生亦授梓人以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又命造祭器之合古典者。先生乃作古升、古尺，揣其称胜；作簋、簠、笾、豆、登、鉶之属，古意焕然溢目。如周庙欹器，唐、宋以来图虽存而制莫传；先生依图考古，研核其法，指画精到；授之工师，工师谘受频频，未能洞达。乃为之揣轻重、定尺寸，关机运动，教之弥年，卒得成之。

壬子（十一年）冬，上公使先生率儒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学者通其梗概。明年癸丑（延宝元年），复于别庄权装学宫，使再习之；于是学者皆精究其礼。甲寅（二年），先是上公使先生制明室衣冠，至是而成；朝服、角带、野服、道服、明道巾、纱帽、幞头之类也。

上公素遇先生以殊礼，寒暑风雨，必问起居；馐饌牲牢，莫不备焉。常念先生客居他邦，精节厉操，乡信阻绝，而言不及子孙；乃谕先生寄书于家，问其家信，且召一孙侍养焉。先生作书寄之。先生之在乡也，兄曰启明，一名之琦，号苍曙；登进士第。因忤阉宦，妄为所劾，虽两奉明旨昭雪，而不赂权要，故十年不得复。后漕运缺御笔亲除，时因流贼破北京，未得到任，遂归。南京洋务军门缺理应启明推补，而时相马士英惟赂是图，又起奸党阮大钺为兵部侍郎以为羽翼，而共推刘安行补焉。启明摈落，但奉朝请而已。清朝欲强用之不可，部院陈锦欲杀之，以操江唐际盛力救得免。后辄于南京，屏居灌园。及先生流离海外，莫知其存亡。次兄某（名阙）字仲琳；未弱冠而卒。先生继妻陈氏，亦先没；后聘胡氏。先是，妻父胡公必欲配之先生，而先生固辞者三，且作书苦辞；胡公不许。聘后，先生适会母丧，未娶。后值乱离奔逃，数寄书而使别许配，而胡公坚执不允；后亦莫知其存亡。先生有二子、一女。长大成，字集之；次大咸，字咸一（据先生与诸孙男书，有『汝父元楷，字是士则否？今忘之』之语，则先生之子不止于是。然平日所话，只有二男，则元楷或是大成、大咸之改名者；今莫能详）。女高，字柔端；即陈氏所生也。高忠孝

性成，聪明绝世。儿时三岁，便如成人；一言一动，俱有矩矱。长者皆爱之惮之。六岁丧母，哭泣之惨，吊祭者哀不能起。遇事先意承志，先生藉以忘忧。变革以来，年十二、三，严备利刃，昼夜不去身。其矜骇焉，问之曰：『佩此作何事』？曰：『今夷虏犬羊，岂知礼义。儿若有不幸，即以此自刎，宁肯辱身』！其矜与同卧起，欲窃其刀，四年不能得。幼字同邑何氏，因其舅为满官，日夜思父，又愧愤其舅失节，忿懣遘疾，未嫁而亡。是时先生在外，不知其亡年，大约在壬辰、癸巳间也。大成隐居教授，不就清朝考试；以己酉年卒。大成先没，无子。大成有二子，曰毓仁、毓德；孤贫，养于外祖姚泰家（泰字步瀛）。先生所寄书达姚家，家人相与惊叹；始知其尚在天壤间，且悲且喜。然未审海外险夷禁讳，是以切欲访求而不敢轻动，乃托外家亲姚江（字虞山）赴日本候察邦宪及先生安否。泰谓先生离乡年久，不识姚江，故授之以先生所尝有金扇及命纸等为证，而附以家书。丙辰（四年），江至长崎。先生览书，始知大成之死，泫然陨涕。江之在崎也，备识先生与上公相得而保明室衣冠及召一孙之意。及归，被清朝官吏监察，而以犯禁充于军。后泰及毓仁、毓德传闻先生消息明确，戊午（六年）毓仁直来日本。十二月，至长崎而碍法禁，不能诣武江；先生亦老疾，不能赴长崎，唯以书通情而已。上公闻之悯恻，欲召毓仁侍养；而毓仁受母命而来，当归报母，故踟躇不敢遵命也。于是上公谕先生，使门人今井弘济往长崎赐赉毓仁甚优渥。先生寄书审问祖宗之坟墓、旧友之存亡，且警之以国亡家破，农圃渔樵自食其力，百工技艺亦自不妨，惟有虏官决不可为耳；竟不及其他。己未（七年）四月，弘济抵长崎与毓仁相见，备述先生之意，且谕毓仁侍养；毓仁谓弘济曰：『毓仁幼失父，家有母及弟，而无负郭之田。我之来也，欲问家祖安否，面陈情实；归告母及外祖，以慰其渴望。然后辞母再来，而终侍养之孝耳。前者姚江之来，不及至家，中途遭事，而毓仁家贫不能续，常之居郁陶；忽焉浮海而长留不归，虽有事祖之诚，而实缺倚门之望。今且归而报母，必图后举；然则于祖于母，孝心两得矣』。七月，弘济归都，备述毓仁之意及桑梓之信，先生恍然感怆。

是岁，先生年八十矣。及先生诞日，上公又设养老礼。前一日亲就祝寿，奉以羔裘、鸠杖、龟鹤屏等凡二十品。明日，先生设香烛拜告天地，祝以逆虏未亡，故土为墟；而身在异邦，迟暮衰疾，久受上公隆恩，无以报之。歔歔流涕，感动傍人。是日，上公命奏古乐而乐之。

庚申（八年），先生素患咳血二十余年，精神俊爽，苟无惰容；年逾八十，老疾稍渐：肤燥体寝，因生疥疮，不胜起坐，岑岑在床。明年辛酉（天和元年），衰损日甚。上公屡使人问候，馈以果殽，且使医官奥山玄建诊察进药。先是，先生每疾，常服玄建之药；至此，先生辞曰：『玄建者，常在公侯之门

医疗权要者也。今吾之疾也，疥痒浸淫，手足污烂；而使之诊脉，恐传染医手，则累人居多，未必不由吾也。利己而损人，君子戒之。且犬马之齿既过耄耄，而欲用药石延旦夕之命，未为知命者也。吾必不敢承命矣』。上公为之慰喻恳款，玄建亦屡至累请，而先生力辞，不使诊脉；玄建乃望闻而制药，先生服之，意在重上公之命而已。壬戌（二年）三月，设宴招亲友及门人等，力疾起坐，谆谆教诲，盖永诀也。四月十七日，无有他疾，语言声色不异平日；未时奄然而逝，年八十三。先生既制棺，又逆备葬具，门人敛毕，上公叹惜不已，临送其葬，亲题神主；世子亦会焉。以四月二十六日葬于常陆久慈郡大田乡瑞龙山麓，依明朝式成坟焉。

癸亥（三年）七月十二日，上公与群臣议谥曰「文恭先生」。亲诣墓荐少牢；文曰：『呜呼！先生道德坤厚，才望高崧。生于明季之衰，遭于阳九之厄；危行砥节，屯蹇隐居。鹤书连征，确乎不拔；身陷贼窟，守正不移。流离转徙，经几年所；衣冠慕古，未曾变夷。呕血尝胆，至诚无息；韬光肥遯，谢恩远辞。鼓翼南溟，奋鳞东海；风饕雪虐，义气益坚。宽文乙巳夏六月，惠然寓我，我兹师资；终日谆谆，论文讲礼。呜呼！先生博学强记，靡事不知；起废开蒙，孜孜善诱。教我未半，天不假年；去岁夏初，奄忽〔□〕逝！呜呼先生，生有懿行，死不可无美谥。古言曰：「道德博闻曰文，执事坚固曰恭」；盖先生之谓乎！故谥曰「文恭」。肃摅哀诚，敢告莹墓。呜呼哀哉！伏尚先生之灵，来听来飨』！甲子（贞享元年），上公构祠堂于驹笼别庄。十二月十二日，迁主葬，用少牢；自作文祝之曰：『呜呼先生！明之遗民。避难乘槎，来止秋津；寤寐忧国，老泪沾巾。衡门常杜，箪瓢乐贫；韬光晦迹，德必有邻。天下所仰，众星拱辰。既见既覲，真希世人。温然其声，俨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质彬彬。学贯古今，思出风尘；道德循备，家保国珍。函丈师事，恭礼夤宾。呜呼哀哉！齿超八旬；遽尔捐馆，今及三春。情所不忍，结不能伸！相攸构庙，轮奂维新。簠簋笾豆，云设云陈；牲醴粢盛，克祀克禋。敢告微诚，焚香参神；神若有知，来绥来臻！尚飨』！自是每忌日，亲举祭礼。然是日适当东照公之忌日，有事于大庙；故移祭于明日，率以为常。

先生性质谨慎，强记神敏。虽老而疾，手不释卷。凡所经览，钩深体实；博而约，达而醇。尝谓门人曰曰：『学问之道，如治裘遴其粹然者而取之。若曰吾某氏学、某氏学』，则非所谓博学审问之谓也』。又曰：『为学之道，外修其名者无益也。必须身体力行，方为有得。故子贡天资颖悟，不得与圣道之传；无他，华而不实也』。作文雄壮古雅，持论逸宕；笔翰如流，随手成章。尝曰：『大凡作文须本六经，佐以子、史而润泽之。以古文内既充溢，则下笔自然凑泊，不期文而自文。若有意为文，便非文章之至也』。硕儒学生常

造其门者，相与讨论讲习，善诱以道；于是学问之方、简牒之式、科试之制、用字之法，皆与有闻焉。先生飭身以礼，燕居俨若也。平居见客，虽亲昵必具衣冠。谦而接物，不尽人欢；严而自持，苟无虚饰。治家以俭，量入为出。离家四十年，不接妇女；或谕以置妾以备药饵之奉，而先生不许焉。格物穷理，志虑精纯。古今礼仪而下，虽农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用之制，皆审其法度、穷其工巧，识者服其多能而不伐、该博而精密也。为人刚毅方直，操履中规。择交而慎言，晦迹以远疑；如其祖宗官衔及身蒙征辟之荣者，虽亲友门人，未尝与之言也。鲁王敕谕，亦不示人。及卒，有古匣锁而封焉，于中得所自书祖宗以下纸牌及奏疏履历等；敕书，别藏于描龙箱。于是人皆服其深密谨厚，而知本末事实云。

●明故征君文恭先生碑阴日本安积觉

征君姓朱氏，讳之瑜，字鲁璵，号舜水；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曾祖诏，诰赠荣禄大夫。祖孔孟，诰赠光禄大夫。考正，总督漕军门，诰赠光禄大夫、上柱国。妣金氏，前封安人，诰赠一品夫人。有三子焉，征君其季也；生于万历二十八年，颖悟夙成。九岁丧父，哀毁踰礼。

及长，受业吏部左侍郎朱永佑，精研「六经」，特通「毛诗」。少抱经济之志，有识期以公辅。擢自南京松江府儒学学生，举恩贡生，考官吴钟峦贡札称为「开国来第一」。天启以降，政理废弛，国是日非；故绝志于仕进，而有高蹈之风。崇祯末，蒙征辟不就。弘光元年又征，即授重职。其荐出于荆国公方国安，而大学士马士英当国，征君不欲累于奸党，故辞不受。台省交章，劾其偃蹇，不奉朝命；征君星夜逃于舟山。时清兵渡江，天下靡然；薙发变服，征君恶之。乃浮于海，直来我邦；转抵交趾，复还舟山。监国鲁王驻蹕舟山，文武诸臣交荐之；豫料其败，上疏固辞。凡蒙征辟，始自崇祯，前后十二，皆力辞焉。

监国九年，鲁王特敕征之，征君适在交趾，奉敕歔歔，欲往赴之。会安南国王檄取流寓识字之人，官差应以征君。国王召见，逼而使拜，征君长揖不拜。君臣大怒，将杀之。征君毫无沮丧，辨折弥厉；久而感其义烈，反相敬重。既而欲还舟山，谢恩陈情。闻其已陷，进退失据。于是熟察时势已去，不可复振，决意税驾。因往长崎，实我万治之二年也。流落海外几十年，数至我邦，漂泊交趾、暹罗之间，艰苦万状。往而复返，盖志有为而事竟无成也。

其在长崎，贫不能支，门人安东守约折俸之半而养之。宽文五年，我水户侯梅里公闻其学植德望，厚礼而聘，征君慨然赴焉；待以宾师礼，遇甚隆。每引见谈论，依经守义，启沃备至。教授学者，亶亶不倦。虽老而疾，手不释卷。

天和二年四月十七日，卒于江户驹笼之第，享年八十有三，葬于常陆久慈郡大田乡瑞龙山下。梅里公谥曰「文恭先生」，彰其德也；亲题其墓曰「明征君」，成其志也。其在乡里，子男二人：大成、大咸；妻叶氏所出。女高，继室陈氏所出。皆先歿。

征君严毅刚直，动必以礼。学务适用，博而能约；为文典雅庄重，笔翰如流。平居不妄言笑，惟以邦讎未复为憾；切齿流涕，至老不衰。明室衣冠，始终如一。鲁王敕书，奉持随身，未尝示人；歿后始出，今犹见在。凡古今礼仪大典，皆能讲究，致其精详。至于宫室器用之制、农圃播殖之业，靡不通晓。如其遗文，则有集存焉。

●长崎祭舜水朱先生文张斐

登彼西山兮，蹈此东海；夷、齐千古兮，而有公在。公之不死兮，将有所待；公而既死兮，痛讎有艾！嗟予小子兮，有志未逮。独行寡和兮，群刺为怪；天乎知我兮，心则已惫。既穷域内兮，复之海外。初至国门兮，阖者以戒。忧从中来兮，谁与为解？异方之人兮，鬼神是赖；公其佑我兮，无即于殆！

●祭朱先生文（二）张斐

呜呼！中原陆沈，天倾地坼；狂澜一泻，九洲尽决。既胥溺而莫救，何大海之不可涉！奋一往而轻身，去故乡以永别；蹇孤踪而至止，櫛纲常于无缺。况忠信之所孚，又此邦之多杰；咸俨师而敬友，复尊德而乐业。管宁渡辽而俗化，文翁入蜀而教洽。盖君子之所处，必有益于人国；唯我公之高躅，亦独遵夫前辙。苟吾道之可行，又何憾乎异域！

呜呼！吾独悲夫夏嗣之犹存、篡羿之未绝；讎斟鄩之遂无其人，遽寿命之忽焉而夺。甘夷饿而非难，辱箕奴而不屑。将忍死而有为，非逃此而苟活。竟夙志之无成，仅一身之归洁。目岂瞑而泪渍，心不灰而血结。国陨祚而长悲，家望祭而徒切；怅归魂于万里，渺惊波之难越！

呜呼！已焉哉。唯浩气之常存，塞中天而不灭。起后生之顽懦，励壮夫之名节。慨予生之独晚，慕前修之余烈。闻父老之遗言，心每伤而呜咽。跪陈辞以奠哀，灵飘缈其来接！

●祭朱先生文日本安东守约

维天和三年岁次癸亥，夏四月十有七日，门人安东守约谨以薄奠，敬祭于大恩师大明故征君鲁璵朱先生之灵：呜呼！先生秉仁仗义，特征不就，高尚其事；及胡入寇，屏迹四边。矫矫云鸿，不染腥羶。其在安南，国王将杀，守礼不屈，凜凜树节。吁我小生，无德无才，以先生来，为程、朱来；负笈趋拜，齿弟子列。诱掖淳恳，教爱亲切；稍解桎籐，许以知己。经史奥义，命面提耳；雨雪之晨、风月之夕。醉酒饱德，情意共适。呜呼先生！质性刚毅；以诚

为本，一生不伪。德贯天人，学极古今；洙泗、伊洛，继统惟深。其接人也，容貌粹温；于和乐中，有恭敬存。其作文也，辞义典雅；顷刻成篇，足服班、马。猗嗟若人，邦家宝也！在崎多年，世无知者。水户上公，间世明君；道德文章，出类拔群。先生赴召，过我衡门；岂图此别，永为终天！既至武阳，礼待日隆；释奠云行，周道兴东。信道崇圣，百禄是宜；人道之美，何事如之！呜呼哀哉！天和二年、四月乙未，天不慙遗，溘乘云气；闻讣恸哭，绝而复苏。哲人云萎，吾道复孤。不侍汤药，不与窀穸；泣血号天，徒为毁瘠。奉别以往，忽十八祀；流光跳丸，复易年矢。追思昔游，不可再得。新树郁葱，听鹃怆恻！我有书笥，盈先生简；每一展开，哀慕无限。呜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学殖云堕；有疑谁问？有过谁督？有事谁计？有怀谁告？先生之灵，上为列星；侑以燕词，监照我诚！呜呼哀哉！尚飨。

●朱舜水先生文集后序日本安积觉

栾共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惟其所在，则致死焉』。臣觉幼年得事文恭先生者，先生臣贞吉之志而义公之赐也。幸而长于清明之世，忝职糜禄，皆义公与龙作公渊容海涵之恩；敢不夙夜兢兢，以勗「在三」之义！

往年义公辑先生之遗文，蒐罗搜访殆无所遗；使安东守约序其篇首。而龙作公克缵先志，校讎检阅；既为之序，又命臣识于其后。乃拜稽首撰言曰：惟文恭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合六百七十四首，皆先生年迈六十以至八十三岁二十余年间所作；而笔语、批评，不在此数。其间虽有上永历帝鲁王疏、祭王侍郎文，皆系海外文字；其在明室所作，一无存者：则其遗轶沦丧者不知几千百首，岂可不惜哉！倘使先生生于宁谧之世，得行其道而格君心之非，则天启、崇祯之政未必不复于天顺、弘治之隆！然而岂有遭遇我两君之宾接优崇、躬执馈醕之盛礼哉！又岂有纂辑遗文、亲加校阅之盛事哉！是则先生屈于明室而伸于本邦，其文章之流落不传者，良为可惜；而节义之炳彪磊落者，亘万世而不磨。此固天巧之默会；而道之得行与不行一存乎天，人何与焉！

盖先生天资豪迈，不以循行数墨为学，而以开物成务、经邦弘化为学；大而礼乐刑政之详、小而制度文物之备，靡不讲究淹贯。而其教人，未尝高谈性命、凭虚鹜究，惟以孝弟忠信诱掖奖励。其所雅言，不离乎民生日用彝伦之间；本乎诚而主乎敬，发于言而征于行：涵育薰陶，亶亶不倦。务欲成就人才以为邦家之用，而以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妇顺、兄友弟恭而朋友敬信为天下之至文。故其为文典雅庄重，直自肺腑中流出，不肯蹈袭前人片言只字；而其机杼错综，未尝不与古之作者合辙连镳而并驱争先也。本之「四书」、「六经」而佐之以「左」、「国」、「子」、「吏」，意之所到，不期文而自文

，如化工之随物赋形、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而废；蔚然而光、锵然而鸣，其可不谓天下之至文哉！盖明末学者竞为尖新纤巧，心术既坏，风俗颓靡。世方以灵通为宗，斲丧淳朴，以祸社稷；而先生独为古学。世方以八股为工，缘饰制义，以邀利禄；而先生独为古文：圆柄方凿，绝不相入。而先生毅然不顾，自信笃而自期远，不为流俗之所泊；则其平日所养为何如哉！安南之役，白刃加颈而不挠；辽东之帽，丹旄在堂而不变；岂非明末全节之伟人耶哉？

曰：子之称扬先生至矣！胡为不在明室施之行事，而必待流离间关、几濒九死而才见之于空言乎？曰：世之不亮其心者，皆谓明室板荡，逋逃而来耳。其然，岂其然乎？

向使先生沾一命之禄而苟避其难以求生，则何所贵乎先生哉！先生既以道义自任，其岂不欲谋谟庙堂而尧、舜其君哉？时事不可为也。知其不可为而勉应其荐，最冒进也。当此之时，秉钧轴者马士英、阮大铖，皆权奸也；一应其荐，则与奸党相为朋比也，先生而肯为之乎？故力辞征辟，峻拒朝命；台省文章劾其偃蹇倨傲，祸将不测，于是星奔避匿于舟山。舟山守将不能辑睦，自相屠灭；而清兵渡江，南都弗守、闽广随陷。普天之下，莫不辮发臣虏，惟有航海可以行志。漂泊艰楚，百折不回，非为一身之计；而弢藏谨密，举世莫有知其志者。惟能熟读其文，忖度时势，然后可审其志之所在，而知非苟全性命于乱世者也。

或者又曰：先生温恭端悫，恂恂一儒者也；而子谓之豪迈，不亦过乎？曰：觉门人之下列而又在童稚之时，岂能望见其门墙而敢为之标榜乎！然当时惟见先生终年呕血，寥寥寡和；夏坐纱厨、冬拥脚鑪，踰七之老，卷不释手。去乡万里而竟不言及私亲，惟以恢复为念，未尝一刻少弛也。虽曰笃学力行之所致，非天资之豪迈，其孰能如此！先生未易以世之所谓儒者方之也。故其言曰：『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危而弗能胜，岂儒者哉』？又曰曰：『武夫悍将诋讥文人无用者，彼祇见迂儒小生、三村学究胶柱鼓瑟，引喻失义者耳。若陆宣公、李长源、王文成、高文襄辈，图度虏情如指诸掌；虽健将累百，有能出其范围者哉？又安在悉索刀瘢箭痕哉！是欲为大将、名将，必当读书』。观其言，可以知其人矣。

惟我义公深知先生，不以抗礼为傲、不以尽言为忤；而先生亦感激知遇，以为迈魏文而驾荆庄：岂彼区区交戎得为比方。而能继其美者，亦惟我龙作公。是则先生虽亡，犹存之日。明于知时、审于处己，所谓天之逸民；而优游是邦以全其节者，岂偶然哉！臣虽不知天人之说，而迹其出处显晦征之于遗文，曰：天也、非人也；以俟后之知言者。

正德二年（壬辰）七月，门生安觉积百拜谨识。